碩輔寶鑑序

儒者稱大人之學豈虛語哉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旣曰備我則天地民物通於人心有痛痒焉其大者固然也而君相者所以行其大之具其制與文其行大之跡也是故得其痛痒之固

然者以立大之本而出制與文則可以裁成輔相以左右斯民此之謂大人之學緜載籍以來若古皋益之徒大者著矣而尤詳於伊尹之事尹始一耒夫耳非其道義雖千駟一介不以自滑如其道義雖五就桀湯不以自嬿弗自滑故忘利不自嬿故忘名利與名旣交忘矣則尹何心哉心乎堯舜君民而已矣夫尹心乎堯舜君民故君不堯舜若撻之市民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溝之尹之負痛癢甚矣尹能一日已乎故尹之道所以

能佑時保衡格於皇天卒售其志蓋其大有本也是故尹者古今之相準也山甫以後斯義無聞孔氏之徒闡發大學歸於知本可謂至矣而未嘗一試由秦逮宋閱歲二千閱君凡百閱相凡幾百然皆不知所學之大豈

天未欲續堯舜三代之治者歟抑後之儒者暗於反本徒以其制與文者當之世君時宰望其藩垣悖而却焉故也而斯民一何罹於涸轍之久豈不悲哉余友耿在倫氏持御史符督南畿學日以大學廸士間摭古今碩

輔事要凡若干人編曰碩輔寶
鑑附以讚述意勤而旨遠緘書
數千里外屬為序題直何足以
與此然俯仰數千年間未嘗不
撫卷低回蓋繇山甫而上其道
行繇山甫而下其事近耿子之
意以為事近於道者當時君民

尚食其福向使此諸君子皆志
於大學而反其本其福斯世詎
止是哉乃若時際道明之
朝身事
聖脩之主賛平章而翊協和咸揆自
緊躬敷錫皇極俾天下士有不
知反本而并為葉言者則樵夫

恥之鼙伊尹之褭蹀皋益之軌
償孔子孟軻之所未酬斯則萬
世一時也宇宙一機也斌斌文
武皇皇禮樂寧不重延頸於
今日時
嘉靖四十五年歲在丙寅午月
之望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提

學副使廬陵胡直謹撰

自序

天臺生日與二三弟子負考德之暇慱及載籍論討理本爰邇隆古以來相天下者而尚論其世有私嘆焉弟子曰何嘆也曰嗟夫天下之生久矣為民立命者君乎而君所與共理非相耶

由余所覽記上下幾千年間乃
相業之炳然著者僅僅可幾手
拈數如此而猶未盡純者也又
用之有竟有不竟矣撫今思往
能不懷乎弟子有前者曰堯李
盈門行冲備藥新豐遇巷曲江
奏記司馬復相子瞻抗言文靖

秉鈞狂生致訕方今小往大來
距脫茅拔思治者如渴奮庸者
如飴子獨碌碌靡思所效逢時
自失而嘆往為惑也生曰唯唯
否否予大夫所謂知其一不知
其二者也狂生過矣諸君子或
以夙捲猷謨或以時乖平理蓋

亦有不得已焉爾乃今
宸宁恊羲軒之德巖廓彙元凱之征
若與二三子遘此
昌辰亟求其志稽古尚往以俟所
需已矣即欲效嚬抒愫度何有
焉言非其質先民耻矣弟子曰
有是言也不曰覽鏡可以察形

考古可以知今乎臆時
二三元老旻食靡遑誠不能效
書生抱鉛槧數行墨為矣即所
覽記乃不可陳其大都以效萬
分一耶生曰是則余志也已於
是上述虞夏下逮唐宋得碩輔
凡若干人原始察終据摭刪拾

慗齊其梦各為讚述俟閎覽淵
識者正馬夫考圖經按職方輿
目覩其地者固當異日談也昔
人往矣省其勳德猶令人忻忻
嚮往屢執鞭之想焉況遊門墻
承望下風者乎悠悠我心
帝實臨之口惙惙不能道辭耳若曰

井底測天堂下剖訟實狂且瞽
則何罪之辭
嘉靖乙丑孟冬既望楚黃耿定
向謹識于廬陽公署



附錄

上存齋相公書

自

閣下秉鈞以來區區鄙念未敢一日忘

左右仰惟

駿盛休美計人人能頌巳惟日翹遺鉠

思效其狂戇以章

閣下翕受之虛顧年來未得所問即偶

有淺鮮擬欲陳說巳而聞之人人則業

為補拾或中有委曲矣又常周訪旁諏
籍記一二所知思以仰爾
閣下拳拳為
國歛才之誠比檢宦牒視之凡私心所
知慕者一一入彀無遺賢矣以此思屢
積而竟灰藁具而旋擲去者數也唯日
齋心默禱祈
天子萬壽省問
閣下寢膳無恙則即忻忻色喜自得矣
此外勉強職業時時為諸生譬說
朝廷作養之意
相公所以能挽回天下之由使知嚮往
顧恨問學未成身教不立無以副任使
也夏中恭聞
榮考同志擬賀率諒
閣下方以雅道肅天下諸不敢具幣又
燕拙不能工文啓即能知亦非所欲也
念惟

閣下肩德虞夏商周之庭而無集漢唐
宋來碩彥之美私心祝願始畢覊耳爰
與二三子考撫徃牒集為寳鑑一書繕
寫已成又慮簡奏繁宂容匆無暇頃寓
廬陽校士畢嚴扃棘院手自編摩竊不
自揆間附狂臆録成凡四卷計三冊謹
緘奉陳
都俞暇一披覽焉念向為此蒐故獵軼
食常忘飡尚論抒思寢不成寐如玆者
再踰月日孱弱之質頓忘苦辛蓋謂舍
是無以少效芹曝耳恨聞寡見淺識卑
議下又以職務縈心即固陋尚有不盡
惟
閣下覽竟或少有取焉因憐初志俾得
少息故棲由此拭滌塵慮温繹舊學他
日儆有長益更當罄所自效是則
閣下之役使向者已盡其器向即終身
巖穴亦非忘世負恩私者矣下情無任

瞻戀臨書悚仄

存齋相公荅書

又不得奉書請一二語之

教獨竊訪聞所以造士者私取法焉然

不能詳也茲承

示寶鑑亟盥手讀之盎

公養諸心體諸身以為相天下之具者

僕於是始獲窺其畧矣幸甚幸甚雅道

肅天下僕不敢謂能然實有志焉猥蒙

見諒豈勝榮感至於肩德虞周熙美漢

宋尤荷期待之厚顧淺薄何足進於斯

惟當勉力以圖不負

知己耳楮末所

諭非所敢聞時下冬寒伏惟

為斯文自玉

上石麓相公書

伏自

相公入掌綸閣凡在庶僚均切闓懌而

於同志為尤甚若向故又素叨
知與其為私幸當倍萬恒情矣每欲畧
表賀忱既不敢以筐篚褻儀仰溷
雅度即欲作一二蕪言稍答衷曲顧筆
力萎弱不足以發揚休美又輒止之乃
以校士之暇與二三弟子員討論古昔
得名勛碩輔凡若干人輯為寶鑑既已
繕寫成帙又恐帷幄方勞不暇多親簡
牘復集其要者為四卷附以芻菲用效

芹曝盖前後數月之勞寢食時廢惟懼
識下見孤不足以仰助萬分之一苟或
稍補涓埃即區區之志願畢矣夫方
今堯舜在上見知者當有其人區區首謂唐
虞之際道在皐陶竊為
相公仰也日冀邁種之懿以永黎民之
懷向即終身丘壑亦藉
庇餘休多矣臨書下情不勝惶悚瞻望
之至

石麓相公答書

閣任政本所繫也即才賢處之猶以為艱矧菲劣如僕者乎受命以來日切惶悚深有望於同心規誨之益忽承寳鑑之教浣手展閱具見用心之密寓意之厚而評品精確相道得失如指諸掌誠千百世弼輔之著鑑也僕即不 敏敢不三復以副期待盛心仁者贈人以言拜公之惠大矣請壽諸梓傳之永久如何使還附復謹南向再拜以謝

上養齋相公書

伏惟

相公始秉銓衡繼入綸閣天下之士莫
不延頸以望下風向雖未瞻
棨戟而時飲德教獨媿鄙拙未能稍稍
占叙以布賀悰往者踈乞實以情衷迫
切不能自已仰辱
勉留被以温奬捧檄之後榮媿交并誠
不意何以得此於
門下每懼奉職無状有負
眷私竊欲捧土以益太山又顓蒙不能
以辭自達緬思古先碩輔勲猷之盛爰
與二三子摭拾故史蒐獵遺牒集為寶
鑑一書又慮簡袠煩多宻勿無暇復撮
其要者為四巻計三冊用塵
清覽間亦妄加蠡測附致區區中間如
文正范公世稱人物第一乃
閤下梓里先達其先憂後樂之懐諒
相公且慇慇念之矣乃向之所望於
相公者則尤有大焉而非筆舌之所能

盡也千冒

台嚴無任悚灰惟録其誠款而

賜省焉

養齋相公荅書

生旣得

請之明日方病在牀第甚劇也而閽人以

尊翰傳入卧内閲其中有碩輔寶鑑一

冊因心慕

偉人竊寐

盛德者積有年歲雖暈眩之際亦亟命

小童啓函展觀畧見大端已醉心矣旣

而出至潞灣病勢尚篤亦時時取觀之

數月氷泮觧纜而南夜尚未能成寐和

衣坐呻之餘即索觀前所惠書每潜玩

移時心洗目醒不知沉痾之在體也盖

自唐虞以來傳記所載才德出衆倜儻

非常之人生曩時亦嘗摘其最鉅者全

録其傳名之曰景哲録與我

公所輯小異大同但我
公鴻識齋詣有所發明且筆力簡勁章
法奇古直逼兩漢生迥不敢望耳他不
暇縷論即如論鄭侯取其不治垣屋對
人數語而謂穴金陵王者為大駭以傀
儡塲提掇線索者擬議酇侯而謂出世
乃可以經世又云黃石能用子房真有
味乎其言之而玄之又玄非虛語也唐
宋以下類多品題而無一不關世教不
切時務要之皆因所睹聞而夙昔有慨
於中遂借古以喻之而有輔理承化之
責者誠可以感動其思而激發其行用
以啓沃贊襄當必大濟厥用不徒充位
有覥具瞻斯其誨生輩者良亦至矣而
原
公之心則實為世道計為生人計而於
其最要切處用意最篤蓋良臣惟聖而
後庶績咸熙相道旣得而後萬國乃理

公固以是望生輩而實謂生輩可以謀
語于斯也其所欽服其所感佩夫豈不
倍萬於恒哉
尊翰到京時生適病甚不能作書為答
茲力疾援筆殊草草無緒誠不能布感
仰之私之萬一也伏惟
尊慈諒原不宣

內翰張太岳書

寶鑑之輯昔未曾有其中議論多與鄙

見相合非析義精微飽諳世故者不能
為此言也讀之數日不忍釋手敬服敬
服第如羊叔子王導高允之流如此人
品當另具隻眼
公試取其傳一讀之採不採故不必論
也

東埜相公書

屢勞
翰緘多感

高雅茲辱
特惠佳帙尤荷
教愛無涯也朴壯年頗聞鄉先達
崔文敏公緒論及觀
臣鑒諸書竊欲為此竟牽於慵惰弗果
今獲此集眞至寶也連日繙閱中間詮
取精確議論宏邃標古範今必傳久遠
敬服敬服專因來使附布
謝悦未遂
晤言秪切馳仰諸惟
亮照不宣

中玄相公書

不才叨冐方懼負乘乃辱
德音勤懇殊深感怍兼
惠碩輔寶鑑不惟有望於不才而
足下之心可識已顧何能副萬一人回
草草布
謝直冗不悉惟

情亮多幸

栢泉冢宰書

松也比年入京獲交諸公知
咸德然未之能悉巳而稍稍得所刋布
公移若代射教目策問諸條知
公果學聖人之學私欽焉去年在
兩相公處見所寄碩輔龜鑑其詮擇評
隲議論措置舉宇宙俱在心目又服
公志業誠亦外王之業也亮
公自信願珍重不宣

卷之一

唐虞 夏

皐陶 稷

契 夔

伯益

商

伊尹 子陟 仲虺

傅説 祖巳

周

周公 旦 子君陳 太公 望

召康公 奭 孫虎 畢公 高

仲山甫

卷之二

西漢

蕭文終侯 何 曹懿侯 參

張文成侯 良 王安國侯 陵

陳獻侯 平 周武侯 勃 子亞夫

申屠故安侯 嘉 魏憲侯 相

丙定侯 吉

東漢

鄧元侯 禹 伏哀侯 湛

宋宣平侯 弘 第五司空 倫

袁司徒 安 任司空 隗

楊太尉 震 子秉孫賜曾孫彪 黃忠侯 瓊 孫琬

諸葛武侯 亮 附晉謝太傅 安

卷之三

唐

房文昭公 玄齡　杜成公 如晦
魏文貞公 徵 五世孫謩　王懿公 珪
褚太尉 遂良　婁貞公 師德
狄文惠公 仁傑　張文貞公 柬之
姚文獻公 崇　宋文貞公 璟
盧文靖公 懷慎　蘇文成公 頲
張文獻公 九齡　韓文忠公 休 子滉
楊文貞公 綰　郭忠武王 子儀
崔文貞公 祐甫　李鄴侯 泌

陸忠宣公 贄　杜宣獻公 黃裳
裴太傅 垍　李貞公 絳
裴文忠公 度　崔司空 群
韋靈昌公 處厚　李衛公 德裕

卷之四

宋

趙忠獻王 普　呂文穆公 蒙正
張文定公 齊賢　呂正惠公 端
向文簡公 敏中　李文靖公 沆

碩輔寶鑑要覽凡例

一歷代碩輔始虞夏商周迄漢唐宋餘不錄尊正統也間有足取者附見爾

一我

國朝碩輔載在金匱石室彬彬暉映矣顧孤陋無從考覽不敢摭述

一舜禹萬代輔臣之極已載在帝紀故不敢采列惟斷自臯陶始

一史云黃帝六相又曰堯十六相其事邈

矣且相任恐不若是之分裂也先儒真西山氏李文簡氏論之詳矣故亦不述

一佐命元臣周有若尚父漢有若張鄧雖職非專相而功高師輔故特錄之

一碩輔行論載在詩書中者茲不摺摭全文第約其大指論次焉

一碩輔行實凡載在史傳者茲省其文止掇其綱要或為儒生所習聞者亦省之中多采其軼事稗官小說不采也

一碩輔言論行實關學術者錄關立身大節者錄用人行政矢謨據猷為國樹長畫紓大難者錄諸如細行機智文藝伎倆不錄重本也其有能懋齊家教貽謀有則者亦錄蓋齊治之道通矣

一論次妄攄一得發徃所未發者耳即儒先已有定評確論不復勦襲間或稱引互相發明爾

一碩輔有同事而共功者并論次之其子

若孫能世其業者亦即附之後以彰盛美俾世祿者得考鏡焉先世有著者及之昭世德厚之道也

一碩輔或爵或謚或字或名無所抑揚本據經史之舊文也

碩輔寶鑑要覽卷之一

耿生曰聞人恒言曰相體曰相罷曰相才諸云云者其猶堂闥之論乎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相固有道也難言哉難言哉愚觀虞夏商周之際大都由此選矣漢唐之間臻此理者蓋尠云中或翊開造之運或襄保定之業或撥紛糾之難亦爛然烈矣綜其行論注措固亦可節取焉

虞　夏

皐陶一名庭堅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謂之八愷而庭堅其一焉佐舜為士師明於五刑以弼五敎民協於中不犯於有司舜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旣禹代舜立乃復陳知人安民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之謨其詳具虞書

耿生曰吾聞之陸象山氏曰唐虞之際道在皐陶嘗讀虞書而詳味乎其謨也學者類云知人安民要矣孔子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則知人固猶有原本哉謨始曰慎厥身脩思永終言典禮命討皆推原諸天其於道也深夫

稷名棄為兒時屹如巨人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為成人遂好耕農堯舉為農師有功舜立復申命之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後蒸民乃粒萬邦作乂詩

云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来牟帝命率
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蓋萬世養道
所自始云其詳具虞書及雅頌

耿生曰先正恒言仁者通天下為一身豈虛語哉孟子云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其亟於便人也如此蓋有相之道在我其心自不容已也於戲仁𢦏斯其為天下烈也已

契一名禼堯初命佐禹治水有功乃使為司徒敷民人倫命之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及舜嗣立復申命之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為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蓋始唐終禹之世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詩曰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世頌之如此蓋萬世教道所自始云其詳具虞書及商頌

耿生曰在昔洪荒首覃化敎惟茲五品

豈不易簡哉學人士達離近實談說要
形誇矣乃不著不察貿貿焉終身由而
不知抑又罔也夫放勳言勞來匡直而
必歸之自得有以矣
夔自堯時亦已舉用然未有分職至舜嗣立
乃命之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蓋言教之當如此卒之
羣后讓德庶尹允諧鳳凰來儀百獸率舞
云其詳具虞書

耿生曰余聞東廓先生云古人從氣質
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夫溫
以療直栗以療寬無虐以療剛無傲以
療簡其對治醫案蓋如此唐虞之際師
師成風有以也三代以降魁桀不羣士
世多有之顧德性用事者何尠乎書云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此之謂耶
伯益名大費舜初嗣位即言堯之文武聖神
以為勸勉而又重之曰儆戒無虞其言罔

者五勿者三無者二皆儆戒之目也○及禹總師時苗民逆命復贊於禹以滿損謙益為言而帝因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焉詳見大禹謨

耿生曰聖如舜其何怠荒淫逸者哉乃益不忘儆戒若此隆古大臣其忠愛之無已也而君亦不以為輕己且樂聞而願聽之嗚呼此所以聖益聖歟

總論 耿生曰余考虞夏間之五臣者曰農曰

敎曰刑曰樂曰虞各有專司非若後世相任然碩其彌綸參贊之功鉅矣寔皆有相之道也均列之碩輔不虛爾又中多始終堯舜大禹之際論其世未可分也故總次之虞夏云夫是五臣者故皆聖哲之儔天所啟也且皆終其身唯脩一職殫一能爾近世人士即號穪才雋能齊聖者罕覯矣乃跡所歇歷碩古聖哲之所不能兼一者而欲一身所為備

豈不韙哉昔陽明先生嘗著拔本塞源論善哉其言之也曰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

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所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

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已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已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于不

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癢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

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伯術倡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伯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

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以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刼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脩飾以求

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
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
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
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辭章之學而侈之
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
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
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譟跳踉
騁奇鬬巧獻笑爭姸者四面而競出前
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

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
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
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
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
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
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
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
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
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

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弃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

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

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則以其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煩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右陽明先生是論語在荅顧中丞書中是秦越人湔腸滌藏之劑也余弁采著于篇俟世君子志萬物一體之學者尚覽觀焉

商

伊尹名摯初成湯得伊尹稱為元聖既踐天

子位尹為阿衡以左右之太甲立尹乃明
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
湯法不惠於阿衡尹乃放之桐宮作太甲
三篇太甲悔過尹遂復政厥辟乃陳戒於
王作咸有一德其詳具載商書○子陟復
相太戊勸帝脩德弭災世稱象賢云
耿生曰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至言
哉蓋厥后不堯舜則愧耻若撻於市一
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其自任以天下
之重如此一體故也而其機原於一介
取與之不苟何也人心無欲則明有欲
則昏惟一介不苟而後能無欲無欲而
後能以萬物為一體吁志伊尹之所志
者其辨諸此夫

仲虺即萊朱為湯左相湯放桀有慙德焉虺
乃作誥推天為民立君之意與湯之所以
彰信兆民者釋湯之慙而因勸勉之懋昭
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能自

得師好問則裕慎終惟始欽崇天道云云
詳見商書

耿生曰吾聞陸敬輿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有味哉有味哉聖人之可學也於此益信矣

傅說

高宗即位與殷而未得其佐夜夢得聖人名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時說以貧不自給為胥靡築於傅巖高宗形求得之遂立以為相置諸左右命之朝夕納誨作說命三篇其詳具載商書高宗嘉靖殷邦商道復興皆說輔相之功云

耿生曰天下之本在君心高宗命相首即以啓沃為言知本哉吾觀說命三篇中言立政之要終則諄諄言學云近世談學者以政事為粗迹而銳志建事者則又詆講學為空言即與之款語與以

耳食無異胥謀也已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巳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詳見商書其後

祖巳

有祖伊者亦為殷賢相焉

耿生曰按書祀豐於昵其過若淺鮮耳雉雊之異或亦偶然耶祖巳即因格王正厥事自古君臣克謹天戒不忽於細小也若此

周

周公名旦成王幼公乃攝行政抗世子法於伯禽爰述大王王季文王之德以告焉又作無逸陳豳風以諷詳在商書毛詩篇中

○伯禽就封於魯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天子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公行政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

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敎士千人宮朝者萬人〇子君陳有令德惟孝友於兄弟成王乃命分正東郊成周云（或云君陳非周公子）

耿生曰元公功德詩書所載詳矣儒生學士能言之玆獨摭其軼事見公之所爲吐沐延攬者誠不虛云文中子曰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安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旨哉言也以身狥社稷者其亦深味乎此哉愚每讀此重致意矣然則所謂致身者此又何也道家者有言外其身而身存是故無我者固所以存我而忘家者固所以安家耶

太公望呂姓名尚字牙武王伐紂立爲師號尚父後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

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銘焉機鑑以至弓矛各為銘詳見大戴禮

耿生曰太公巖泚間一老耳處則土木出則雷雨士貴遇哉吾觀大戴禮所載丹書之訓則孟子列尚父於見知者誠不虛也常疑其事若亦有類于後世符讖家者乃其道則弘矣語云聖人神道設教豈引君當道者亦宜委蛇如此耶

召公名奭武王時西旅貢獒公乃作旅獒用訓於王〇成王幼将宅洛邑公作誥進

焉其大要欲王疾敬德祈天永命又有公劉卷阿詩詳具尚書毛詩篇中○成王旣親政公欲告老云周公作君奭留之後受顧命率諸侯相康王○共和間其孫虎與後周公同心輔政擁立宣王爲中興名臣云

耿生曰吾讀召公誥中語丁寧反覆言敬者凡七八焉成王享百年之壽而周家卜世過於夏商有以也及讀君奭篇周公殷殷一體之義至今猶可想見世儒生疑召公所不悅於周公者陋矣按史共和之際時事亦孔艱矣二公之衞猶能同心翼蔽元儲鎮定王室況當時哉

畢公名高文王子武王克商公佐之周公薨代爲太師成王將崩公與召公受顧命相康王康王立作冊命公保釐東土云唯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

祗師言嘉績多於先王語具周書畢命篇
中

耿生曰愚按公立康王時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書冊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朝之使天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有所鑒矣其意遠也老成持重乃若此則所謂克勤小物者豈瑣瑣者哉

仲山甫字仲樊相宣王詩言其德曰柔嘉維則曰小心翼翼曰旣明且哲曰夙夜匪懈詳見蒸民篇○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欲立戲山甫諫為不可○又王欲料民太原山甫諫止之○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者薦魯侯孝謂其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云

耿生曰吾誦蒸民諸什鏗鍧炳燿盪人耳目山甫之賢如覩面然其能補袞職之闕有以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

之心其此之類歟

碩輔寶鑑要覽卷之一終

碩輔寶鑑要覽卷之二

西漢

蕭文終侯何者始佐漢興者也〇收秦圖籍勸帝養民致賢進韓信楚圍滎陽相守三年侯鎮撫關中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絶使百姓愛漢不樂為楚漢廷論功誠莫得比焉〇侯素不與曹參相能後在孝惠朝顧獨薦參自代〇侯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

家所奪云

耿生曰鄭侯不銜舊郤薦參代巳體國忘私當如是也其亦可謂無以有巳者耶乃貽後數語識則遠矣彼宋金陵王為無窮計而不知囊蝎藏虺自毒害其子孫若此者亦大駃也哉

曹懿侯參者代何相漢者也○始相齊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後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净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侯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一用黃老術齊以安集○侯既代何相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府中無事○時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令民頌寧一焉

耿生曰吾觀懿侯摧鋒陷陣蓋赳赳武
勇人也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斂芒角以
清淨為道其人亦寬裕有識矣史稱用
黃老言印諳吾儒術者值此際不當如
是耶若除挾書令等三事此則何所未
及者蓋亦脉脉思潤色矣豈誠不事事
者哉

張留侯良者韓人也以韓故卒歸漢漢王用
其計定天下封留侯輒導引不出因呂后

刼畫計乃招四皓羽翼太子及帝自將討
黥布復起侯以少傅輔太子守關中後乃
從赤松子遊

耿生曰子房豈獨可以智計名哉漢廷
故多儁唯子房為具眼者譬則傀儡場
提掇線索者與其視世嗢一切榮利誠
不啻若腐鼠矣從容運計動中節會有
以也愚嘗臆曰出世而後能經世蓋觀
諸子房益信先正曰子房能用高帝玄

矣愚意授書老人或又能用子房者玄
之又玄哉即此類推之則邵子所云不
我物而後能物物者可神識耶

安國侯陵侯亞父　陳户牖侯平　周絳侯勃子係

高祖臨崩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誰可代
蕭相者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
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
周勃重厚少文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
太尉以故後俱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
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言
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
約也太后不悅問平及勃等皆曰無所不
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
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
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
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
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平盎

聽張辟彊計安呂后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也〇後諸呂擅權欲刼少主危劉氏平患之嘗燕居深念陸賈徃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念何深也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户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

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乃兩人深相結卒合謀誅諸呂立文帝焉〇後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於是乃以太尉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〇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

出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出讓平曰君獨不素敎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勃子亞夫景帝時亦為相帝欲廢太子封后兄侯徐盧亞夫俱力爭之其謀國用人蓋有古名相之風焉而非獨以將畧顯也

耿生曰當呂后欲王諸呂時王陵之爭雖卒不遂而義正辭嚴呂氏之氣已隱隱懾矣即論功不在平勃後然非平念之深為謀之周又不知竟何如也即後

事濟其機實得於将相之交驩而安劉必勃乃高帝即豫灼之謂其重厚少文耳然則任天下大事者安用多文為耶陳平讓功一節猶有古風焉至論相職數語誠達位分之體也乃勃即虛心欵服更不聞以相形懷忌度亦過人遠矣

總論 蕭曹之為治也猶良醫用藥然蓋何時如重病方甦參時如初起節宣次第當如是耳諸呂之際諸公注措如用兵王陵其堂堂之陣也平勃其按伏出奇者乎事異而功同也曰留侯何如曰此當別論無留侯無漢矣其善用醫而善将将者歟無染而識超故也夫諸人俱非儒生學士者流觀留侯授書老人懿侯館賓蓋公而户牖之門多長者似亦各有師承耶若酇侯之所以能全名令終若此者實多鮑生召平與客之計即户牖多筭而交結絳侯又自陸賈啓之信

夫用人則裕而足巳自用者拙哉

中屠故安侯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始從高帝征討有功累官都尉至文帝朝代張蒼為相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侯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侯因奏言朝廷之禮不可不肅罷朝坐府中檄召至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解上持節召通而謝丞相始乃釋之

耿生曰嘉蹶張武卒耳非有夙望著名也而坐抑鄧通之事凜然有大臣風節本其為人廉直不受私謁故所立如此否則駁近習人亦難哉若孔光元禎輩遇嘉當自媿死矣

魏憲侯相字弱翁時霍氏驕甚有陰謀侯言宜有以稍奪其權○侯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詔從之以故霍氏殺許

后之誅始得上聞○帝欲發兵擊匈奴右
地侯上疏諫且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
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
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
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
纖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上從其
言而止○侯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
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

施行之○又数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
奏焉○趙充國上屯田奏力勸上納之
耿生曰文中子曰魏相識兵略達時令
遠乎哉而胡明仲猶深取其不隱風俗
薄悪直以告君謂賢者猶難誠然矣其
條陳漢故事及賢臣奏疏此亦相職之
鉅者耶

丙定侯吉 字少卿 初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
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在繫侯所以保護

者甚至及帝即位侯絶口不道前恩後上
自知之大稱其不伐初昌邑旣廢光議無
所定得侯言始迎帝侯終亦不言〇侯本
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
位尚寛大好禮讓椽史有罪贓不稱職輙
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曰君為相姦吏
成其私無所懲艾侯曰夫以三公府有案
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為故事公府
不案吏自侯始〇侯馭吏嗜酒數逋蕩從

侯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
侯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
容西曹特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
不去後因邊塞事吏得此馭吏力焉〇嘗
出逢横道死人不問逢牛喘吐舌問之或
以譏侯侯曰民鬭相殺死傷長安令京兆
尹職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
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熱故喘此
特氣失節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

是以問之○侯病篤上自臨問問誰可自代者侯辭謝固問之以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對上以侯言皆是而許焉後用之稱職以侯為知人

耿生曰夫漢相不甚當人意然往往知相職即陳平猶知理陰陽順四時為相務也豈其去古未遠猶有所聞哉觀古之問牛喘可知已雖然穀祿平刑罰中盜賊衰息則固理陰陽順四時之本務也主者固有人矣而主主者抑又奚責哉

東漢

鄧元侯禹字仲華光武安集河北侯杖策追及於鄴因留宿侯進說曰更始雖都關中而今赤眉群盜萬數蜂起未有所挫諸將皆庸人非有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光武大悦○上披輿地圖指示侯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得其一子前言天下不足定何也侯曰方今海内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上悦○侯舉吳漢取幽州寇恂守河内上任使諸將皆訪於侯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侯内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守一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脩産利

耿生曰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湯武革命謂之順天以識此耳後世干戈相尋效智謀者率無此意即子房輩圖策多奇而興念及民者不少槩見何也豈黃老家流此念自是冷歟仲華杖策數語拳拳以安民為念漢之血脉續於此矣至其遠名勢不脩産利與蕭張事若符契然自古豪傑士所見之同若此

伏湛字惠公濟南伏生之後也代禹相光武

初更始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公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柰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門下有欲謀起兵者即收斬之扵是吏人信向平原以安○光武知公名儒欲令幹任內職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鎭守總攝群司○時彭寵反上欲親征公亟諫止○賊徐異卿萬餘人據富平連年不下帝遣公招降之

公至平原異卿即日歸降○公雖在倉卒造次必扵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後策免杜詩上書救之有曰伏湛經為人師行為表儀鬢髮厲志白首不衰其為時論盛稱如此

宋弘字子京光武建武二年為相嘗薦桓譚才學扵帝帝召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輙令鼓琴好其繁聲公聞不悅伺譚內出朝

服坐府上遣吏召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公失其常度怪而問之公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躭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嘗讌見御坐新

屏風圖畫列女上數顧視公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撤之笑謂公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公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雅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繼為公卿者

耿生曰惠公造次急於鄉射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范氏云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固然矣宋弘止繁

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世稱弘者
獨舉不厭糟糠一節未深考歟
第五倫字伯魚肅宗時擢為司空公雖峭直
然常疾俗吏苛刻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
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
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
以應上求者也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
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
懇懇實在於此○又言京師諸王貴戚驕
奢踰制不可示遠其刺史太守以下坐皆
得召見因愽問四方蕉以觀察其人諸上
書言事有不合者不宜過譴以明在寬○
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又馬防
當征西羌公兩上疏諫之後諸馬得罪歸
國竇氏始貴公復上疏切諫
耿生曰倫故峭直士省其奏議諄諄歸
諸寬厚其懲苛切之弊然耶前論馬氏
後論竇氏言俱剴切帝不能用卒至堅

氷惜夫倫之事業雖他無可考而其秉心忠誠行己潔白亦一時賢相也史方之貢禹非倫矣

袁安字邵公　任隗字仲和章帝時同為相初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慕牧守錮人于聖世尹所不忍為也理楚獄得出者四百餘家○隗為人清淨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卹宗族與安同心畢力

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和帝即位竇憲專恣要功匈奴安隗與太尉宋由及九卿議諫止書連上輒寢宋由懼不敢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與隗守正不移至免冠固爭者十上衆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後憲與弟景日益橫安與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邵公後累世三公大顯於時而

仲和亦以榮名終云

耿生曰魏相廉正故霍氏不能誣安隗行高故竇氏不能害為大臣者其本先正已哉使皆碌碌如宋由輩人主何賴焉且時竇氏之勢如烈火矣而宋由傅會祈免卒坐是以死乃安隗迄以功名終貞勝之常不虛耶

楊太尉震字伯起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

曰關西夫子楊伯起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嘗蔬食故舊長者或勸開産業公不肯曰使後世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守東萊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邑令懷金十斤遺公公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公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公拜司徒時內寵驕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功緣恩放恣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

姦賂因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
去穢為務是以書戒牝雞晨鳴詩刺哲婦
喪國言婦人不得與政事也宜速出阿母
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
隆上下俱美疏奏不省○延光二年公為
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
于公公不從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
親厚于公公又不從由是見怨○地震公
上疏勸上奮乾剛之德禁驕奢之臣以掩

妖言之口奉承天戒無令威福下移○河
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
收考詔獄公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
諫鼓謗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
則皇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采負
薪盡極下情也乞全騰之命以誘蒭蕘輿
人之言帝不省○子秉少傳父業兼明京
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始
應司空辟累仕亦至太尉居官計日受俸

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朝廷每有大政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自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孫賜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荅州郡禮命後以司空高第遷侍中 ○建寧初靈帝當受學以三公舉侍講于華光殿中熹平五年為司徒時朝廷受爵多不以次賜上疏切諫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止○曾孫彪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于郡界辜搉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姦言之司隷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為東京名族云

耿生曰吾觀漢相明經者即匡衡猶以贓敗伯起獨純潔若此始可與言書也

已矣乃共累葉載德繼踵太尉清白吏所遺者不誠多乎彼厚自封殖為後人千百歲計者安在哉安在哉

黃忠侯瓊字世英太守香之子也桓帝時為相以薦辟起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侯侯就徵時固以書逆之畧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

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頃徵聘之士功業皆無所採是故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嘆服一雪此言耳○侯昔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練達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侯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又薦樊英薛包諸賢○勸行籍田禮○因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取士有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初欲褒封梁冀侯獨

抗議抑之○冀既誅侯首居公位舉奏州
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辟范滂等
澄清天下海內翕然稱之○後孫琬亦以
名臣徵用為相其節操亦甚厲云

耿生曰予讀李固遺瓊書所督望於瓊
者意至篤矣卒考瓊所表建蓋亦不相
負云古昔賢豪相勉期勗懇蓋若此愚
於近世志學者衷亦耿耿如是矣

總論　耿生曰吾考東漢諸相多以經義孝㢘
辟舉進及考時所表建若不甚赫赫章
著者豈其才智顧劣於販繒織薄者哉
權力不倂之以故是光武矯枉之過也
乃其剴論崇議純心潔行視西漢有足
多焉

諸葛武侯亮字孔明相昭烈侯少與徐庶孟
公威石廣元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侯
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輒抱膝長嘯○
既見先主即陳大計後一一如其言○侯

治蜀懲劉璋暗弱之弊政尚嚴肅蜀人亦安之○有賢士用之如不及犍為太守李嚴辟楊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侯能盡時人之器用焉○侯嘗發教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兹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

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侯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掠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侯愀然曰普天之

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侯有呑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巳○嘗自言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云

耿生曰裴中立云秉事君之節有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優治人之術唯武侯能兼之信矣哉吾觀戒子書侯故究心問學所得非淺淺者其它論建世多能

言之故不述述其軼事蓋所謂開誠心布公道者是相國者之要執也朱子謂其志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寡欲養心之助為多焉則其娶醜女奉身調度為人所不堪者豈為細廉曲謹哉

附謝太傅安字安石晉武帝時為相時朝廷多故公每鎮以和靜而德政既行威懷外著與王彪之共掌朝政每日朝廷大事衆

所不能決以咨于公無不立決○是時宮室毀壞公欲繕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公不從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宸極而役無勞怨○時符秦將入寇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公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嘆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已而果有淮淝之捷嘗疑劉牢之不可獨任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旣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

耿生曰典午式微之運其相都無足載然吾獨多安石閑雅就其學似亦有所本者吾是以附之漢末焉儒生家類詣其圍棋賭墅若不事事忘國戚者又多即折屐事證其矯情云是迂腐之談也方堅之重兵壓境也江左時惟倚安為重耳安如忡忡惶惑則衆心搖衆心搖則天下事去矣愚嘗謂安石此一局即

决勝千里妙筭也後國家了此大事乃欲不喜非情哉

附昔管生向余曰安石非抗節致忠者逆桓温忍須㬰死云余時不應夫大直若詘安石之忍死有以也非生之所知也然余心亦脉脉壯生矣

碩輔寶鑑要覽卷之二終

碩輔寶鑑要覽卷之三

唐

房文昭公玄齡名喬以字行隋室方亂公慨然有憂天下志尋歸太宗從征伐衆人競求珎玩公獨收人物至幕府〇太宗即位公代長孫無忌為相時既任總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巳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巳長格物

耿生曰風之感人也微乎哉微乎哉不在言説設施間矣余跡文貞生平趣操若此知風之自矣假令久於位即格心之功可冀也

郭忠武王子儀字子儀天寶末詔充朔方節度使東討祿山破史思明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時朝廷草昧軍容闕然公與李光弼率軍赴行在威始大震遂拜相仍總節度河曲以平

隨能收叙無隔卑賤論者稱為良相焉○
十五年公自以權寵隆盛累表辭位詔不
聽○時再舉伐遼公已病猶上疏極諫止
○上嘗授李緯為民部尚書問人曰玄齡
聞之如何其人對曰但云李好髭鬢無他
語上即改用之其為當時準的如此○公
治家有法度嘗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
集古今聖賢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
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
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
耿生曰余讀王仲淹中說內載玄齡玄
成時時有質問語蓋皆其高第弟子云
先儒謂二公得志時絕口不道所師授
故疑中說稱引為後人所假託者耳吾
觀唐時唯兩人所建白規畫多根道義
準古不庸俗大都與王道等篇意畧相
侔謂其弟子也或不虛
杜成公如晦字克明少聰悟好談文史隋侍

郎高考基深器重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〇後為秦王府僚玄齡薦之曰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奏留幕府參謀帷幄〇太宗即位與玄齡共筦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蓋房善建杜則善斷相須而成故唐稱賢相推房杜云

耿生曰吾觀房杜在太宗時其謨議施為若無甚赫赫事乃論唐相功者卒莫先焉何哉嘗考當時所與共事者則長孫無忌岑文本而諫諍用兵與夫振綱持憲長民守土者如王魏衛戴劉李諸人又皆盡一世之才則柳芳所謂持衆美效之君是矣是矣夫輔贊彌縫使斯人由而不知是明哲者之善藏用也彼揚己取名瞭然戶曉者斯相之細邪

魏文貞公徵字玄成公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好讀書多所通涉〇太宗即位

數引入卧內訪以得失公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喜逢知巳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左右有毁公黨親戚者帝詔彦博讓其不能著形迹公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為一體若置至公事形迹上下共由玆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巳悔之公再拜曰臣幸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云○帝又問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公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因舉秦

二世及梁隋事實之○皇后欲建請鄭仁基息女為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公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巳約昏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帝嘗嘆大亂之後難治公因勸帝行仁義曰五帝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爾帝納之是以有貞觀之治云○帝嘗曰徵每諫

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公曰恐遂行之帝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公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爾此乃後言非稷禼所以事堯舜也帝謂其斌媚○上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公曰陛下當監隋兢懼戒約柰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足寧有足耶因上疏極言亡隋之弊曰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欲省游畋息靡麗罷不及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公慮上漸不克終因上疏言十思繼又陳十漸言皆切直焉○後五世孫謩文宗朝為相諫納李孝本女入掖庭與欲觀起居注言亦讜直綽有徵風焉

耿生曰史稱玄成貌不逾中人而素有志膽毎犯顏進諫雖逢上怒甚神色不徙唐仲友氏稱其氣最勝吾則取其志

云叔玠謂其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
已任即未能如所評若此想其志亦幾
矣或駁其分別忠良之論余謂此又從
言說分別者是世儒之見解也余獨辯
其心世以諫諍為已任者逼真不願有
忠臣之名而後可與於諍臣之林矣

王懿公珪字叔玠幼孤性雅澹少嗜慾志量
沈深能安於貧賤交不苟合○太宗特自
巂州召為諫議大夫嘗對太宗曰臣聞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古者聖主必有
諍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
聖慮納芻蕘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
瞽太宗稱善勅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
以上入閤必遣諫臣隨之○侍上宴語有
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
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如是何
有不亡乎公因對曰昔郭之亡善善而不
用惡惡而不去也陛下知廬江王之亡其

姬尚在是亦知惡而不去矣帝美其言○
帝問近世為治何以不及前古對曰漢世
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故風俗淳厚近世
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
也上然之○上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伎
不進數被讓公與温彥博進曰孝孫修謹
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
為輕乎上怒彥博拜謝公竟不拜曰臣言
非私曲也上默然○嘗侍宴太宗令其品

藻諸臣且令自量孰比公一一評其所長
自謂不如而以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自負
上然之○後為魏王泰師公教以忠孝之
道習法漢東平王為善最樂云太宗謂王
子不可使驕逸令王每為之拜公亦以師
道自居物議善之
耿生曰王叔玠在貞觀時其直言敢諫
與玄成同人並稱曰王魏云吾觀其奏
對語其誠嶷嶷不阿者哉孔子曰棖也

慾馬得剛史稱叔玠性雅淡少嗜慾能
安於貧賤固宜其謇諤如此耶又按仲
淹公從子行也公嘗受業執弟子禮云

褚河南公遂良字登善博涉文史性亦堅正
○初太宗將有事封禪公諫止○又太宗
欲觀史公對不可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
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
書○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因
帝訪左右方今國家何事最急公因言諸

王宜有定分最急帝然之○帝嘗作舜造
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何也對曰
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
之漸也故諫者救其源耳帝咨美之○帝
欲自討遼東公固勸無行不見省初平高
昌歲調兵千人往屯公諍不可帝不聽後
突厥寇西川帝始悔不用其言○太宗寢
疾召公與長孫無忌入卧內託後事仍命
公草詔輔太子即位是爲高宗○高宗既

立欲立武昭儀為后公以死爭不聽叩頭
流血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韓瑗上
疏訟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
操鐵石其心云

耿生曰按史高宗欲立武昭儀時召長
孫無忌李勣等及遂良入遂良曰今日
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
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
及功臣之名某起草茅致位至此且受
顧託不以死爭何以見先帝子觀其言
思想見其人蓋亦巖巖諤諤正直君子
也或又謂劉洎之死由遂良綜其實不然

婁貞公師德字宗仁長壽二年為相公寬厚
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公
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
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
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公
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

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公性尤沉厚初仁傑未輔政公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故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相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巳而嘆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紛公久為相獨能以此令終人亦重之

耿生曰易曰拔茅連茹有味哉有味哉一婁貞公相則梁公進矣梁公用而五龍諸儁由此彙進焉世稱芘唐堯李為梁公植之而不知婁貞公其尤布種者耶乃其功則遠矣賢如梁公尚隱其德不知深乎深乎世儒或誚其與弟訣語若娖娖苟容然者夫貞公所值何時哉且兄弟俱被寵榮矣夷明用晦履盛能

降智矣哉

狄梁公仁傑字懷英初為參軍同府鄭崇賢母老且疾當使絶域公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時仁基方與司馬李孝廉有郤感其義乃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即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遷大理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有伐昭陵栢者髙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得免○帝幸汾陽宮為道妬女祠發卒數萬改馳道公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耶帝壯之曰眞丈夫哉止其役○及巡撫河南毀淫祠千五百所止存明祀四祠○剌豫州越王兵敗支黨三千人論死公密疏釋之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公拒之光輔怒公抗詞對不屈○天授二年為相武后嘗謂公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

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
譖者乃不頗知后歎其長者○后引用酷
吏開羅織之門以慴伏內外公因對曰陛
下以木有一實之蠹将剪樹而棄之乎錦
有一點之汙将全疋而燔之乎養隼者誠
欲其鷙鳥鳶乎鷙鸞凰乎鷙無別不如不
鷙矣后默然○會為俊臣所搆捕送制獄
後因家人告變得免貶彭澤令○契丹
陷冀州起為魏州刺史轉幽州都督尋復

相○時中宗幽房陵欲立武三思為嗣一
日問群臣可否衆莫敢對公曰臣觀人心
未厭唐德后怒令策出又一日后謂公曰
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
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后有疾公入問
后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
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
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后以公屢
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

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於簾外故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㑥卿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

陛下共圖焉后感悟命褰簾使廬陵王出曰還爾太子公降拜哭於地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公嘗薦張柬之可為相其他姚元崇桓彥範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云或曰桃李盡在公門矣公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公重之行冲数規諫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

以適口參朮以攻疾病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公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初李楷固驍務整數挫王師法當論公謂其驍勇可任貸其死卒討契丹有功○后常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公舉己子光嗣為地部員外郎甚稱職后稱其足繼祁奚云

耿生曰子夏有言事君能致其身夫曰致身致身云者無論不愛生與榮利即慕節義之名而致身者此致之未純者哉蓋猶有躬之故矣乃梁公不羞女主寧受屈辱濵於危殆而不悔此誠能致其身者非耶又嘗考所引拔者不獨五龍輩樹一時夾日之勳矣即後數世治平似猶得食其尭李之實焉傳曰上臣事君以人其公之謂乎又曰梁公篤孝人也代僚使絕域所謂愛其親以及人之親者耶仁基感愧頓與孝蕪忘舊郤

詩云錫類亦此之謂歟是可以覩公之生平矣

附辯胡明仲云假使公不免於俊臣之獄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噫社稷之臣身已不有欲白何為明仲此言便是私意往羅寧國謂余曰有先生長老曰反唐之事時公所倚托者唯柬之柬之相時已耄老矣假令柬之即死公何所倚耶羅對曰有柬之又自有如柬之者出矣余曰誠然夫任社稷之重者第具有公之忠誠在則此念之烈天地鬼神亦自相之矣

張文貞公柬之字孟將少補太學生國子祭酒令狐德棻甚重之曰王佐才也○武后常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後姚崇又薦其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乃拜為相時年八十矣○后疾甚昌宗居中

用事公與崔玄暐敬暉桓彦範袁恕已謀
誅之公謂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
多祚感泣公因曰今大帝二子為二豎所
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
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
公與楊元琰相代船泛江至中流語及太
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為相
引元琰為將軍謂之曰君頗記江中之言
乎今日非輕授公乂用彦範暉及李湛皆

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
以其黨武攸宜叅之易之乃安俄而姚元
之自靈武至公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寓
北門彦範等謁見密陳其策乃與將軍李
多祚薛思等帥兵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
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
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
令誅之恐漏洩不敢聞太后見太子曰小
子既誅可還東宮彦範進曰昔天皇以愛

子託陛下今年長久在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陛下宜傳位太子以慰天人之望尋收張昌期等皆斬之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明日中宗復位

耿生曰文貞輩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而天下晏然其謀深矣哉或誚其不聽薛季昶計盡誅諸武使餘孽復萌夫豈知中宗之暗至此乎即其撫牀嘆憤彈指出血文貞亦自悔之矣其曰欲上自誅以張天威其本謀耶

姚文獻公崇字元之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初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公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因言時治獄羅織之害剴切后悅賜銀千兩○張易之私有請於公公不納因譖於后降司僕卿出為靈武總管適與柬之等參計誅二張以功封梁縣侯尋為亳州刺史○睿宗立拜相初太平公主憚太子英武交搆欲易置之

公與宋璟密言於上欲分處諸王而安置公主東都上初不省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定國本則流言自息矣公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從之公主知議出公怒讓太子太子懼乃貶公為申州刺史累遷同州○先是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公奏曰佛不外求求之於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人令壞正法上納其言○玄宗講武新豊密召公公至帝方獵既罷乃咨天下事滚滚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公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因以十事要說一曰政先仁恕二曰不倖邊功三曰法行自近四曰宦豎不與政五曰罷貢獻六曰戚屬不任臺省七曰接大臣以禮八曰容直諫九曰禁營造十曰鑒外戚帝欣然納之公

乃頓首謝翌日復拜相○張九齡以公有
重望為上所信奏記勸其遠謟躁進純厚
公報曰近蒙獎擢倍勵庸駑每以推賢士
為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既不得奉身而
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慝亦宪為明
矣○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紀綱大壞公常
先有司罷冗職脩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
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縣是天子責成于
下而權歸於上矣○公長於吏道處決無
淹思三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堠士
馬儲械無不諳記與盧懷愼同相會公謁
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愼不能決公既出湏
史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紫微舍人齊
澣曰我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公曰何如
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
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公曰
然則竟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耳公喜
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

耿生曰世稱才相元之真其人哉齊澣之評誠不虛今人士向尊貴前非稷卨姬召不方儗矣視澣也何如雖然能令澣之不為諛辭媚說者固元之也

宋文貞公璟字廣平公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在武后時危言切議為張昌宗及易之武三思等所深嫉瀕於死者數矣而公剛直不少移神龍初為吏部侍郎先是外戚及諸公主干預朝政請託滋甚典選者為權門所制九流失敘士庶嗟嘆至是公為大革前弊取舍平允銓綜以清○玄宗初姚崇請避位薦公自代上遣內侍楊思勗迎之在途竟不與思勗交一語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嘆良久益重之○前在廣州多惠政廣人為遺愛頌公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為溢辭徒成謟諛欲釐正之請自臣始詔許之○公與元之協心革中宗弊

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從公請託不行紀綱脩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初貞觀故事諫史官随宰相及三品官入奏事有失則匡正美悪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是時其制久廢公力請復之○帝将幸東都以道不治黜河南尹與知頓使公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狩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

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公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於下姑聽待罪于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王毛仲有寵百官附之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詔諸之公日中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即稱疾歸○帝嘗命公制王子名與公主號及邑

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公不從
上賢之他如定皇后父塋禮及抑郝靈全
之賞人皆以為識大體焉
耿生曰開元朝稱賢相者必首姚宋兩
人課其功實相等埒而璟之志操差優
然崇之去也能舉璟自代則璟之善亦
崇之善矣吾常摭其軼事云開元時有
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
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

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
典厥政矣夫以姚之敏宋之毅已足相
資矣而又須是二人者相質確焉語曰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信哉

總論

耿生曰善哉乎眞景元推言之也曰重
器不能以獨任大功不可以獨成漢之
名相前稱蕭曹者以規隨之相繼也後
稱丙魏者以寬嚴之相濟也唐之賢相
前稱房杜者以善謀能斷之相成也後

稱姚宋者以應變守文之相資也漢唐數百年獨此八人為稱首豈才能學術舉無其比葢以同心輔政鮮若是其班也如車兩輪不共棘軸其何以行之哉

盧文靖公懷慎字　清謹儉素不營資產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在中宗時所陳時政多要務玄宗朝與姚崇並相每事皆推崇而弗專人譏為伴食宰相公自知已才不及弗恤也上嘗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旣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及卒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嘆焉

耿生曰吾聞之有無功之功有不為之為夫以盧公之才較之元之誠當袖手然每事輒推之殆庶幾乎古和衷之誼哉假令盧公之才與姚相埒而日相角

天下事又不知何如矣吾觀其疾時所
屬璟輩語與所引拔其中了了若此者
豈眞伴食者耶且即其清苦節約如此
亦足以風矣書云斷斷無伎此亦近似
者非歟

蘇文憲公頲字廷碩父瓌中宗朝為相時大
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
○中宗崩遺詔韋后臨朝相王輔政預謀
者韋安石宗楚客等十九人至後俱懐異
議唯瓌獨抗争之尋韋氏敗相王立是為
睿宗○頲幼敏悟一覽至千言覆誦馬載
稱之曰蘇生一日千里也○長安中遷監
察御史詔覆來俊臣獄驗發其誣多從洗
宥○尋遷中書舍人玄宗平内難書詔塡
委獨頲在中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
所差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
瓌卒制起工部侍郎頲固辭上省其哀毀
甚乃聽之○制中即詔為中書侍郎尋詔

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决頲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未有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令丞相為過之〇頲嘗諫親征吐蕃及不肯為靖陵立碑皆得大體焉性尤廉儉俸廩悉推親舊儲無長貲

耿生曰蘇公四世相門又以頴敏文章顯乃能以儉承家以謙守已艱難之際節操不回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語曰文人少行不盡然哉不盡然哉顧人自立何如耶

張文獻公九齡字子壽幼慧性篤孝十三時識者知為致遠器初玄宗即位五載尚未郊見公對策首及之又言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欲重守令之選云其言深切時弊特附錄于後〇以母喪解任居喪

毀不勝哀有紫芝蓮坐側白鳩白雀巢家
樹○尋以張說薦起為相時張守珪以斬
可突功帝欲以為侍中公曰宰相代天理
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帝曰假其
名若何公曰名器不可假也又欲以牛仙
客為尚書公復力爭之○武惠妃謀陷太
子瑛公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
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公叱曰
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公

在相位太子卒無患○公預知祿山有逆
相欲因其敗誅之帝不聽後在蜀思其忠
泣下遣使詣曲江祭焉○初帝千秋節王
公並獻寶鑑公獨上事鑑十章號千秋金
鑑錄以諷○上嘗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
公公對曰宰相係國安危陛下相林甫恐
後日為廟社憂上不聽

附錄論守令云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
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
者也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
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縣京官

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哉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

耿生曰吾聞曲江常與嚴蕭兩人者善嚴惡蕭之佞也勸曲江絕之曲江忽惆念曰嚴苦太勁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欲召蕭李長源從旁言曰公起白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曲江改容謝之因呼為小友云彼長源兒時即能作是語誠奇矣曲江取善不遺孺子可謂虛受者哉

韓文忠公休字良士嘗出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賦獨重公請均賦它郡時相張說以為私惠不為允公復執論吏曰

恐忤宰相意公曰刺史幸知民之獘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公請○公峭鯁不干榮利初蕭嵩以公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公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聞知歎曰不意韓公乃能如是○公於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之嶺南公言尉小官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請先罪之帝不許抗爭之上不能奪

○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懽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貌雖瘠天下肥矣○子滉貞元中為相性節儉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門第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夾廡其弟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圮繕之而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

時涇師之亂德宗出幸河汴騷然滉訓練士卒鍛礪戈甲稱為精勁尋與劉玄佐犄角克復汴州○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常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滉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並坐交言後數日署為隨軍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先是滉修石頭城為迎扈之備後有譖之者李泌為辯之曰滉公忠靖儉自駕在外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多滉之功云

耿生曰公與曲江並時共事其風度亦相類人齊稱焉夫敢犯顏色不顧其身若此者難矣哉頗使人主嚴憚乃爾不亦過乎夫格心之道唯大人能之未可槩求也矣古稱拂士此其人歟非耶

楊文貞公綰字公權公幼聰慧敏識過人及長好學不倦早孤家貧事母以孝聞廿吉

或闕憂見於色親友諷令干祿始舉進士
○肅宗即位公詣行在拜起居舍人故事
舍人年乆者為閣老其廨維料獨取五之
四至公悉均給之○代宗時為禮部侍郎
上疏議貢舉請罷明經進士置孝廉科仍
請兼廣學校事雖不行識者韙之尋遷吏
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上欲大用公特
元載秉政忌之故議拜公國子祭酒外示
尊重而實以疏之也後載誅拜相制下士

相賀於朝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
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
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駁百數省損才留
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
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
化者不可勝紀○公素儉薄自樂未嘗留
意家產口不問生計累任清要無宅一區
所得俸祿隨月分給親故沉靜寡欲常獨
處一室左右經史凝塵滿席澹如也至如

往哲微言五經奥義先儒未悟者公一覽究其精理雅尚玄言嘗著王開先生傳以見意文多不載凡所知友皆一時名流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干者及見公自不敢發辭内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重之士爭趋其門至有數千里来者如顔真卿輩亦公所薦士也公以清德坐鎮雅俗時比之楊震邴吉山濤謝安之儔云

〇至德二載從廣平王收長安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遂復東都帝迎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〇尋王元振亂朔方公至軍收斬之以正軍法由是河東諸鎭卒皆惕息〇代宗立程元振忌公宿將難制搆罷公副元帥公懼詣上成盡哀肅宗所賜詔勑上之因以自明帝悔悟眷禮彌重〇初吐蕃入寇長安時倉卒無備代宗幸陝公聞流涕董行營收兵

商州出藍田燿武張㬎吐蕃以郤悉遁去詔公留守兩京〇時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之公奏曰比宦豎掩迷庶政荒奪遂令陛下徬徨越在陜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願陛下斥素飡去宂食抑閹寺任直臣薄征弛役䘏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帝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决矣〇上至長

安公帥官軍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悔用卿不早也○尋僕固懷恩反引回紇吐蕃進逼奉天公策虜深入利速戰請堅壁待之後賊果遁○公自涇陽入朝恩賚崇縟公言用兵以來僭賞者多至身兼数官冒進亡恥今凶醜畧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後懷恩又盡誘回紇吐蕃等入寇京師大震急召公比至涇陽虜圍巳合公身率鎧騎出入陣中回紇恠問為誰

報曰令公虜驚曰懷恩言令公即世故我從以来彼欺我乎公將出見之左右諫虜不可信公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即单騎見之虜皆下拜誓好如初反攻吐蕃破之○尋回紇請市馬有司以財乏難之公曰回紇有功於我宜荅其意請納一歲俸以佐馬值○公以河中軍乏食乃自耕百畒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公

事上誠馭下恕賞罰必信時方多虞握兵處外毋遭幸臣短毀然詔至即日就道故讒間不行〇田承嗣素傲狠不軌公使至乃西望拜曰此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〇李靈耀據汴州作亂遏絕公私財賦唯公物不敢近猶遣兵衛送之〇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富貴壽考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云

耿生曰史遷有言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伯景公以治蓋言二子異行而同功也吾於子儀楊綰亦云雖然子儀之奢有以也其意指微矣君子居常握化樞思肥天下與其奢也寧儉

崔文貞公祐甫字貽孫性剛直遇事不回〇廣平中朱泚獻猫鼠同乳為瑞常衮率百官稱賀公獨不賀曰物反常為妖猫捕鼠

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賀為宜戒法
吏之不察姦邉將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
上嘉之○永泰間元載執政政以賄成載
誅衮當國思革其弊杜絶僥倖四方奏請
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别賢愚同滯公代之
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
百日除官八百人上嘗謂公曰人或謗卿
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
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之未識何以諳

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它如移王駕
鶴之權發李正已之隱其知幾伐謀如此
耿生曰昔趙文子薦士七十古為美談
祐甫除吏不着形迹若此至今人能諒
焉臧私狥公故然耳然謂必待素識而
用之則不廣矣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
不知人其舍諸此宰天下者用人之準
鵠與
李鄴侯泌字長源幼即頴異玄宗召見時七

歲令張說一試輙奇之比長博學多聞善
治易嘗遊嵩華終南間充然有得天寳中
獻復明堂九鼎議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
交太子謂之先生後隱居潁陽○太子即
位是為肅宗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
於靈武上大喜出則連轡寢則對榻如為
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
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公為右相公
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

必屈其志上乃止○時帝以廣平王俶為
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屬焉公本謀也○
上出行軍以軍士竊指勸之衣紫以絕群
疑因勑為廣平府侍謀長史公固辭上曰
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
志○時廣平王既領元帥伐罪公握中權
中叅謀議收復兩京多其功力焉○先是
玄宗尚在蜀上欲以張良娣為后以廣平
為太子公曰陛下即位於靈武以群臣望

尺寸之功非私已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上從之○初上為諸王時李林甫百方危之亦常害公至是上欲勅諸将發其塚焚骨揚灰公曰枯骨何知徒示不廣且恐傷上皇意乃止○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裡建寧常於上前詆訐之二人反誣以謀害廣平賜死而良娣又忌廣平復潛搆焉公因上就其所飲同榻而寢力求去上懇留之公陳五不可留因言建寧之冤上泣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公曰臣非不咎既往慎将來爾因誦黄瓜臺詩以動之上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公畏李輔國等禍力請願隱衡山詔給三品禄賜隱士服為治室廬公嘗謂上曰臣絶粒無家禄位第宅皆非所欲妝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上夜坐地爐燒二梨以賜公時諸王請聯句中有云不食千鍾粟唯飡兩顆梨云

○廣平王立是為代宗召公至舍蓬萊殿為元載所擠充江西監察判後自江西召還復為常袞所忌出刺楚州徙澧州後又徙杭州所至皆有風績○德宗因朱泚亂在興元從杭州召公至授常侍日直西省蓋公初居蓬萊時上常與之遊也○貞元間拜相上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公曰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失辭矣○適太子蕭妃之母有罪因欲廢太子而立舒王公反覆切諫其語皆懇至而委曲上曰此朕家事卿何為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竊居相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乎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公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還宮幸勿露此意

恐左右欲樹功舒王也明日上開延英殿
獨召公流涕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
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先是安
馬燧取懷況相李勉保韓晃止賂吐蕃地
議停胡客給軍騎以來抱暉設伏以擒叛
卒軟奴獄起請付外庭潛消縉紳株連之
禍皆其力也○時又開二門運路屯關中
荒田北和回紇議復府兵規畫猶多焉又
時以陽城為議諫大夫公薦之也○子繁
為弘文館學士

耿生曰長源蓋誠所謂不食烟火食者
耶其踪跡亦甚奇偉不群矣少微氏謂
公好談神仙詭誕為世所輕此世俗之
論也昔德宗欲增祠白起公曰國將興
聽於人又德宗憶術士言嘗言有命公
曰君相不言命即此㬰嘗為不經語哉
蓋子房之流也顧其握機藏用運於無
形猶在子房後矣故中亦多犯手處也

抑其遇乎非耶

附録平泉林先生曰子房佐漢高祖角立之初任用群策故運機用變不存形迹而鄴侯當肅代守成又處人父子之間群小忌嫉値時不同然猶隨事幹旋進退裕如亦可謂不犯手矣公獨歸之所遇當矣當矣

陸宣公贄字敬輿初授鄭縣尉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與語三日奇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為母壽公不納止受茶一串〇初上在東宮聞公名及即位召翰林學士年尚少以才幸特承興顧常以行輩呼而

不名〇時遣黜陟使十一人行天下公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云中於今部使者職事甚切〇又時兩河用兵久不决賦役日繁公恐別生内變因上疏言克敵馭將之方論居重馭輕之道又請罷間架等以安人心固邦本上不能用以及於建中之亂〇上在奉天公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帝親解衣衣之雖有

宰臣而公常居中叅决可否當時目為内相○上與公語及亂深自刻責公因上䟽勸帝厲志資理興邦之業云○公常勸上推誠從諫上曰朕本推誠不疑多被姦人賣弄又諫官少能慎密例自矜衒論事者多道聽塗說云云公因極言兩情不通九弊不去之故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洩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

為盛德上頗用其言○興元元年公勸上下詔痛自引過無所避忌以故詔下雖強將悍卒無不感激揮涕者○蕭復常言盧杞濁亂朝政言過激上以為輕巳出之旣而上問蕭復何如人公奏以為復痛自修勵慕為清貞用雖不周行則可保云○有士自山北來論說賊勢張皇上疑之以為窺覘欲窮治之公奏云以一人之聽覽而欲求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

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矣○上
欲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公
以為賢君選将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又曰
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公既為相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未
幾或間於上謂諸司所舉多有情弊不得
實才上以密諭公公上奏其畧曰今之宰
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日臺省長官乃將
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

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
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
惑斯甚○河南北諸道水災公請賑撫上
曰聞所損者少議賑恐生姦欺公上奏曰
流俗之弊多徇謟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
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
又曰所貴者財用所牧者人心苟不失人
何憂乏用上卒許之○上使人諭公以要
重之事勿對趙璟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

公奏曰昨臣所奏惟趙璟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内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上又諭卿清慎大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絶恐事情不通如鞭韡之類受亦無傷公奏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韡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

交私何能中絶其意是以消流不止溪壑成災矣○初竇參常傾公後參為李巽所奏上大怒欲殺之公言臣於參無分陛下所知但參大臣罪不至死公力救之乃止貶驩州司馬又欲理其親黨籍其家貲公皆請寬之○上以裴延齡領度支公上書數其罪惡上不悦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鋭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尋為趙璟所賣公罷為太子賓客延

齡復搆之上怒甚賴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忠州別駕○公常言備邊六失又請均節財賦凡六條詳見奏議中

耿生曰余讀宣公奏議敷陳時病深切事情蘇子瞻氏重取之盖方之賈誼云夫其崇仁厲義即在擾攘中恥任權數言讜且正視賈生不獨其術不疎也賢人乎賢人乎奏議世多有之茲唯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

附論歐陽子謂陽城為諫議七年止廷論陸贄及沮延齡相方兩事謂德宗時多事豈無急於此者余謂不然夫天下事又孰有急於黜陟相臣者哉德宗特天下事固多有一宣公在已勤勤懇懇於章奏矣城之默默有以也彼逐聲傍吻賈譽取名不識其微不圖其大賢如城者或恥為耶

杜宣獻公黃裳字遵素初辟郭子儀府子儀自朔方入朝令公主留務公時發李懷光陰謀又矯子儀命出諸将之難制者故數月而亂不作○及順帝寢疾王叔文竊權公終不造其門嘗語其子婿韋執誼令率

百官請皇太子監國執誼遽曰夫人纔得一官可復開口議禁中事耶公勃然曰某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買即拂衣而出○憲宗立時劉闢反於西川上欲討之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皆難之公薦高崇文指授方畧卒擒闢平蜀焉○公常侍上論及藩鎮因言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

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公啓之也○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如公因言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又言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茍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公達權有大畧性雅淡未始忤物初不為執誼所禮

及貶悉力營救既庇表還其柩瘞焉
耿生曰吾觀遵素辯懷光之詐羅全義之征討劉闢之兗其智筭足稱焉至如瘞執誼之柩猶有長厚風云胡明仲誚其不善居功披襟奬詔曠闕多未詳

裴太傅垍字弘中元和初為中書舍人時李吉甫拜相詔下之夕吉甫感泣謂公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亡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

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公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鎮海節度使李錡謀反為左右執送京師有司籍其家擬輸京帑公與李絳上言以為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輦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納之○元和三年拜相時憲宗鑒德宗之弊推心委任而公亦竭誠輔佐上嘗問

公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公雖
年少驟居相位而器局峻整有法度雖大
僚前輩其造請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
遠詣之公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
求京兆判公曰君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
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也○李藩在門下制
勑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
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勑公薦藩
有宰相器○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

得失公為相時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
自拾遺轉補闕及參謝之際公廷語之曰
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今之遷轉可
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昨
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恧而退○初公
在翰林舉李絳崔群同掌密命及在相位
用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擢李夷簡為御史
中丞其後繼踵入相咸著名跡其餘量材
賦職皆愜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議者

謂公作相才與時會知無不為于時朝無倖人百度寖理云

耿生曰弘中論為理之要在先正心此唐人所不能道者余因其言考其行事如賞論事諫官喜批勑給事即所薦引又皆精鑒若此似亦實能從事於此者非若今世儒生剿說常談矣

附論李吉甫謂下惑汝思所以報且曰惟在進賢又能輸誠問之惘若此此亦足稱矣乃後世獨劣其品不樂道豈其得失之患重而端亮之槩少與

李貞公絳字深之元和初與裴垍同為翰林學士帝嘗問公欲庶幾太宗玄宗之盛何脩而可公曰願陛下正身勵己遵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如是可與祖宗合德於中興也何有○上嘗從容問公曰諫官多謗訕朝政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警其餘如何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

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
就有諫者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
十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
罪人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
上善其言而止○白居易因論事忤旨上
欲出之公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
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若陛下
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
昭盛德也○初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議者
皆言古無以宦人統師者公當制書固爭
帝不能奪止詔宰相受勅承璀果無功還
加開封儀同三司公又極論之因數論宦
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言皆切直○上嘗
謂宰相當惜官勿私親故公曰但問其才
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
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
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
迯之上然其言○元義諸公私其同年許

季同上以詰公公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當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〇帝嘗患朋黨公曰自古人君最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嘗藉口以激怒上心耳夫聖人同迹賢者求類是求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為黨耶

公居中介特尤為左右所悪故因以自明〇帝又問玄宗開元時則治天寶時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公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憂危則用姚崇宋璟故治放肆則用林甫國忠故亂公所論列甚多俱切務焉

耿生曰貞公與李吉甫並時共事乃共言論若矛盾然吉甫言天下已太平勸上為樂公曰漢文時家給人足賈誼猶

有厝火積薪之喻今天下多故正陛下宵旰之時也此其一忠一佞即孺子能辯之矣吉甫言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振此語若以時發亦未為重失憲宗時則不須如此言矣公言王者尚德不尚刑豈可舍成康文景而效始皇父子此其論則確也吉甫常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此語若向諫者言未為不可孔子亦從諷矣公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公向君前言不得不如是侃侃也雖然君前爭論當如是矣下殿不失和氣而慇慇格其非心吾於貞公賢者厚望焉

裴晉公度字中立元和六年田興以魏博來歸憲宗用宰相李絳議遣公宣諭公為興說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公禮極厚○吳元濟亂淮西諸軍討之久未

有功上遣公宣慰公上言淮西可取之狀且薦李光顔勇而知義必能立功尋有時曲之捷上以公為知人○先是德宗時宰相以避嫌至闔門謝賓客及公為相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公以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上悉以用兵事委公討賊逾急而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公獨無言請自行督戰誓不與賊俱生卒擒

元濟推誠撫反側淮西以平○公入復知政事時李師道見元濟擒憂懼不知所為公因說其納質獻地又用布衣栢耆策以書說王承宗亦納質獻地焉○公既平淮蔡而上心漸侈由是皇甫鎛程异用事矣公恥與小人同列乃罪狀鎛异表求自退畧曰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耻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所可惜者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遽自墮壞使

四方鮮體乎又三上書極論不省○上常
語宰相云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
公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
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
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
聖主辯其所為邪正耳○公纂述蔡鄆用
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畧獻之請付史官上
不許○穆宗即位朱克融王廷湊亂河朔
復詔公為招討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

求執政公上書言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
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
縱平無益上不得已罷弘簡元稹近職○
公自受命之日蒐兵補卒不遑寢息自董
西師臨於賊境屠城斬將屢以捷聞穆宗
深嘉其忠款中使撫諭無虛月會中人使
幽鎮還言軍中謂公在朝而兩河諸侯懷
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帝悟召還入對辭和
氣勁旋涕泗嗚咽帝為之動在庭之臣雖

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公臨終帝
悵無遺表勑家人索之得半藁以儲貳為
請無私言○公狀貌不踰中人而風采俊
爽占對雄辯觀聽者為之聳然逢時艱苦
而能奮命决策横身討賊為中興宗臣名
振四夷其德望勳業侔於汾陽出入中外
以身繫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蓋二十餘
年云

耿生曰夫近世賢相多矣而韓魏公獨
於公道稱焉其曰點檢着亦有未盡處
不識何所指也其意遠矣

崔司空群字敦詩憲宗時在内職常以讜言
正論聞於時○憲宗常言聽受之際為難
詔學士集前世事為辯謗畧以自警鑒公
對曰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紀之以法
則人自歸正而不敢欺矣帝韙其言○上
急於濫恩頗奬聚歛之臣故藩府由是希
旨往往掊拾目為進奉處州刺史苗稷進

羨餘七千貫公議以為違詔受之則失信於天下請却賜本州貸貧下租稅時論美之○皇甫鏄陰結權倖以求宰相公累疏其姦邪嘗因對語及天寶開元中事公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玄宗用姚宋張韓諸賢則理用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張九齡專任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

小詞意激切左右為之感動鏄深恨之○韓愈上表諫迎佛骨上怒甚將加愈極刑公與裴公力救之乃免○穆宗立召見別殿謂公曰我昇儲位知卿為羽翼公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辯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公有冲識精裁為時賢相初陸宣公知舉訪於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

群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
韋司空處厚字德載公幼有至性事繼母以
孝聞○憲宗初李絳請間言古帝王以納
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
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
忠切顧卿未知耳由是中外推公為靖審
○尋以宰相韋貫之故出刺開州穆宗以
其學有師法後召入翰林論思獻納裨益
實多○時張平叔以便佞詼諧他門捷進
務言利以希上意常疏列利害十八條詔
下公卿議公抗論不可乃取其條目尤不
可者發十難詰之平叔詞屈事乃寢○敬
宗立屢出畋游公極諫言甚懇切上悟賜
錦綵以慰其意○公又以既居獻納之地
宜有以啓導性靈即與路隋合諸經語掇
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初
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搆之禍將不測公
與紳皆以孤進同年心傷之上疏力救乃

得臧死○王廷湊之亂敬宗羞恍歎宰相非其人公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以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備兼若位巖廟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於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召度復相位○公在相位務濟時不為身計中外補

授咸得其宜○公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於廷諍敷啓及駁轄胥吏勁確凝然不可奪質狀若甚懦者而庶僚請事畏惕相顧惟與語移晷不敢私謁急於用才酷嗜文學嘗病前古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羣才往往棄瑕錄用焉

耿生曰崔敦詩韋德載是兩人者皆以文學餙身致位崇極其忠讜才識亦足稱焉人言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

不盡然哉

李衛公德裕字文饒前相吉甫子也公幼有壯志苦心力學恥與諸生試有司弱冠志業已成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事臺省○敬宗立遊幸無恒公時鎮浙西傾心王室獻丹扆六箴首曰迹踈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顧念臣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嘉納

今盡節明主亦由是心六箴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誨五曰辯邪六曰防微○時浮屠方士出入禁中公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

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修軒后之術
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
下之言亦無出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
之士使物淖氷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
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
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為飲食器則
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甑生皆能作
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為重乎儻
必致貞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愼無及藥則

九廟慰悅矣○文宗初公鎮西川維州副
悉怛謀請降公奏其事請納之上聽牛僧
孺議不受至是上悔罷僧孺公入相首極
言朋黨之害○尋上欲以李訓為諫官公
曰訓小人不宜引致左右上曰逢吉薦之
公曰逢吉位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
人也上不懌出公鎮海節度使○武宗立
公復相首言致理之要在於辯群臣之邪
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

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邪人為藤蘿云○澤潞劉貞亂公決策討之薦李回為河北宣慰使回明辯有膽氣及至三鎮無不奉詔郭誼禎謀主也至是勢孤力屈斬禎函其首降公議誅誼以懲悪上從之○公性孤峭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明辯有風采其謀議援古為質衮衮可嘉常以經綸天下自負當武宗時用兵決策致勝它相無與

故威名獨重于時王室幾中興云

耿生曰吾觀德裕父子常相反云昔吉甫與陸宣公有故怨宣公之貶忠州也當事者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而吉甫置怨與結驩乃德裕以李宗閔策中譏切其父故至銜之終身此德裕不逮父處也德裕事兩朝多所匡救侃侃不詭隨即六衮箴與陳方士踈可覩也吉甫在君前則多為軟美語視乃子

不能無愧矣若吉甫立朝與李絳相持德裕立朝則與牛僧孺相持是則父子一轍也然前則絳忠而吉甫佞後則僧孺曲而德裕直矣夫佞且曲者無論已即忠者直者吾考其當時行事與語意間若亦少戾休休體焉是則不學之故歟假令二公學能無我則佞者格曲者輸未可知已

碩輔寶鑑要覽卷之三終

碩輔寶鑑要覽卷之四

宋

趙忠獻公普字則平公微特居村中教學多智計村人稱曰趙學究初宋太祖之入滁也兵失利聞村人言因訪之用其計下滁州大悅之○太祖即位以公為樞密副使自唐季以來節鎮之權太重以致君弱臣強戰争不息太祖因公之論遂以杯酒釋之又設通判於諸州又令節鎮所領支郡

以誚伊川伊川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故不敢不自重識者服其言○時契丹使来聘望見公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耶問其年曰何壯也子瞻對使曰使者見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公詔許之其為外國所敬慕

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益輕矣○尋拜相上視公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一日雪夜幸其家計下太原公欲遲之深合上意○公常於廳事坐屛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公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嘗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户啓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後家人發篋

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太宗立復相時上入彌德超之譏疑曹彬不軌公為辯雪保證事狀明白即日竄逐德超遇彬如舊○呂蒙正後進與同相位公甚推許之張齊賢出為外任公力言其才入為樞密○公嘗戒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爾等各勉勵勿重吾過故自宥密升宰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為其親屬求恩澤者

耿生曰夫趙韓王村中一學究耳乃其
經畧宏遠若此豈尋常人哉世儒據史
載其受吳越王金市屋材私易尚食蔬
地遂直以公為嗜利貪夫也不知此即
客教蕭何自汙計耳是豈可與淺見庸
識者道耶吾觀其戒子弟語可知已
呂文穆公蒙正字聖功太宗初臨軒首擢公
冠甲科歷官一紀即入相公質厚寛簡賦
正道自持每論時政有不可者必再三言

之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公以名上上不
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怒投其奏於
地同列悚息不敢動公搢笏俛而拾其書
徐懐之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
不如既而卒用之果稱職〇上嘗病輦卒
私市公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
容則萬事兼濟曹參不擾獄市蓋此意也
〇嘗燈夕設宴上自謂民物殷盛公避席

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
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不必
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
默然變色○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
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勾索不
如意今報之耳上命復紳官公不辯未幾
罷相後考課院得紳實狀乃黜之公再入
相大宗謂曰張紳果有贓公不辯亦不謝
○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

大人為相天下無事四夷賓服甚善但人
言無能為耳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
用人耳○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替罷
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
分門類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為相文
武各稱職者以此○上嘗謂公曰卿諸子
孰可用也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
宰相才也夷簡由是知於上時富鄭公方
十許歲其父言者公門客也以見之公見

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遇之甚厚公之知人如此○先是宰相子起家即授員外郎至是公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天下才能老於巖穴者多矣臣男始離襁褓即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釋褐時官補之後為定制○朝士有獻古鏡以求知者言能照二百里公曰我面不過楪子大安用此為聞者嘆服

耿生曰余觀文穆時時稱引曹參與道家語清心省事蓋其所自得也乃若夾袋儲材與薦吏簡識富公于兒時其精鑒足稱已

張文定公齊賢字師亮太祖幸西都公以布衣獻策以手畫地條陳十事内四說稱旨公堅執以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太宗擢進士以公不在高第不悅因一

榜盡與京官○太宗北征議者皆言宜速
取幽薊公上疏謂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
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攘外人民
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
者也願陛下以德懷遠以惠利民使天下
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則遠人
歛衽而至矣○時楊業死上求知代州者
而難其人公自請行尋大敗契丹于土墱
堡○眞宗立與李沆同入相嘗從容為上

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上曰皇王
之道非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耳○
時王延德朱貽業因李沆請于公求補外
公以聞太宗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召見
詰責兩人皆諱不以實對公不欲累沆獨
任其責○公少孤貧慷慨有大畧喜提奬
寒雋常以致君自負云

耿生曰師亮向眞宗言皇王之道推本
所以然未詳其語余觀其諫太宗北伐

疏中云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拳拳以
根本為言似亦有所負不可謂非其質
也跡其行事盎亦扶義倜儻人也
呂正惠公端字易直公初使高麗暴風折檣
舟人怖恐公讀書若在齋閣時○初趙普
在中書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
喜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輔器也
○及為相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念故
與寇準同列不欲先準居相位乃請參政

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太
宗從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公罕所
建明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
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公愈謙讓焉○時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
誅之與寇準謀準如上意公聞之曰必若
此非計之得也乃入奏曰繼遷悖逆之人
耳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
不然愈堅其叛耳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

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
可以繫其心而毋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拊
髀稱善其後繼遷子竟納欵請命公之力
也〇太宗不豫時内使王繼恩忌太子英
明陰與李昌齡等謀立故楚王元佐公問
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令親密
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
公公知有變即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
先賜墨詔鎖之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

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公曰先
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敢有異議耶乃奉
太子至福寧庭中既立公平立殿下不拜
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拜〇真宗既立
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义之制公陳
當世急務皆有條理帝嘉納焉〇公姿儀
環秀有器量寬厚多恕意豁如也善與人
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計嘗為李惟清所
搆公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風波之言

不足慮也兩使絕域其國俱嘆重焉○孫誨仁宗朝為御史中丞鯁直敢言始論陳旭次以濮議論歐陽脩及王安石初執政衆喜得人神宗倚任之誨始論其姦詐不通時事卒以疾踰朝政君實常服其先見云

耿生曰即人嘗誚公糊塗蓋亦朴茂不伐人也昔絳侯以重厚少文安劉乃宋之定大計者亦卒賴公信重大任非淺中揚已者所能負也漢高帝宋太宗其知人之鑒亦不可及也歟

向文簡公敏中字常之咸平初公以故相為鄜延路安撫使是冬真宗幸澶淵賜公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公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公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

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栗邉蕃遂安○徃舊相出鎮州郡多不以吏事為意公獨盡心民事帝愈嘉之使還復相是日李宗諤當對帝曰朕自即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今日賀客必多卿徃觀之勿言朕意也宗諤既至公門闌寂然宗諤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懽慰相慶非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德禮命之重公亦唯唯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宴飲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敏中大耐官職○公性端厚愷悌多智知人善處繁劇時以重德目之帝亦倚信焉

耿生曰文簡在相位不久故無甚表異余按此二事其才與度亦足多焉

李文靖公沆字太初少好學器度宏遠父炳嘗即異之知為公輔器○真宗時拜相上

嘗問治道所宜先對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矣真宗識其言卒不用此兩人〇一夕上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公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議遂寢〇駙馬都尉石保吉求兼相印上以問公公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議他日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〇帝以公無密奏謂之曰人

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〇嘗請遷靈州之民以奪西夏之謀時未能從後靈州果陷帝由是益重之〇公為相王旦叅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嘆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公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沆死子必為相一朝疆埸無事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公又日取四方水

旱盜賊及不孝悪逆之事奏聞上為之慘然不悅且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公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公沒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欵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且親見丁謂王欽若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他準

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公不用準問之公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公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準後為謂所傾始服公言○公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公為相嘗讀論語或問之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公性直諒內行脩謹言無枝葉居位慎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居家垣頹壁損不以屑意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公公笑謂其弟曰是豈可以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不答弟因語次及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裝囊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巢林一枝聊自足爾何事豐屋哉後治第封丘門廳事前僅容旋馬或曰隘公云居第當傳子孫云

耿生曰文靖為相首抑浮薄喜事之人慶曆元祐間循其言則治元豐熙寧間違其言則亂文靖此語誠萬世典刑哉其曰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余嘗味乎此言也近世談學者行誼破

綻亦口實此語可笑也哉

寇萊公準字平仲少英邁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公增年荅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公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公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得魏徵也又時大旱公直陳用刑不平之故上以是益知公○公自鳳翔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公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壽王可乎公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帝遂以壽王為開封尹尋立為太子○真宗立久欲相公而患其剛直至是以畢士安薦拜相○時契丹内寇縱遊騎掠深祁間徜徉無鬭志公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将簡驍鋭據要害以備之是冬

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五至中外震駭公
不發封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
以問公公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
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公止之令候駕
起帝難之欲還内公曰陛下入則臣不得
見大事去矣請無還而行帝乃議親征時
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尭叟請幸成都帝以
問公公心知二人謀乃陽為不知者曰誰
為陛下畫此策罪可誅也陛下神武將臣

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
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
筭矣柰何棄廟社欲幸遠地所在人心崩
潰敵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决策
幸澶州發京師公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
殿廊受勑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
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
欽若多智公懼其妄有闗說沮大事出知
天雄軍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

盛衆請駐蹕公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衆議皆懼公力爭之不決出遇殿前都指揮高瓊復激使力勸之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盖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公公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公居北城上徐使人視公何為公方與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契丹統軍撻覽出戰中矢死乃密奉書請盟公不從而使來請益堅帝將許之公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公盖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後當有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公尚未許會有譖公幸兵以自

取重者公不得已乃許其成後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公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一十萬疋銀十萬兩定和議解兵歸自是南北弭兵公之力也○公尋為王欽若中傷出知陝州後以王旦薦復入中書時眞宗得風疾事多決於中宮公以為憂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

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公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億輔政而公乃以被酒漏言故復為丁謂所乘出為雷州司戶○處士魏野嘗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是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孰為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荅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鎭撫寇公暫撫

南夏不久即還○初張詠守蜀聞公入相曰平仲真宰相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千言不盡者平仲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公兄事詠詠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及公出陜與詠遇詠諷之霍光傳不可不讀云詠又常言使平仲治蜀未必如詠至澶州一擲詠亦不敢為也○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嘲之笑荅曰彼詐我誠雖敝何傷且不忍處之久而以敝復棄也

畢文簡公士安字仁叟公少好學事繼母以孝聞母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為友因為鄭人○初為王府記室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為文太宗閱之曰其才已見矣其行孰優或以公對上曰正協朕意召為翰林學士大

臣有以張垍薦者上曰垍視士安詞藝踐
歷固不減但行履遠在下耳○景德初契
丹謀入境公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飾兵
理財之策上嘉納之時闕相乃進公參政
入謝上曰未也行且相卿公頓首上曰朕
倚卿久矣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誰
可公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
臣駑朽實不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
事宰相才也上曰聞其好剛使氣公對曰

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狥國秉道疾邪
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
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
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
用也上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卒與準同
相○準為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
之有布衣申宗古者搆準準莫知所自明
公為力辯其誣下吏按宗古姦罔斬之準
乃安○澶淵之役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

閧閧二三大臣猶進金陵及城都圖者唯
公力賛寇準堅定前計上嚴兵将行會大
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
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公適卧疾移書準曰
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
君勉之其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心所
願也已而少間進至澶淵見于行在及和
議定罷兵乃案邊要選守将易置之他所
擇用各得其任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
儲蓄未幾西夏亦欵塞中外畧安量時制
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
科以廣取士皆公之建白也○公端方沉
雅有清識醞藉美風采善談吐所至以嚴
正稱嘗謂人曰某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
自規檢庶幾寡過耳○上嘗謂準曰士安
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
行有古人風沒後家用即詘常稱貸于人
王旦為請於上上感歎賜白金五千兩

耿生曰吾觀寇平仲倜儻不屑屑繩幅盖奇氣踈節人也畢仁叟恂恂雅飭豈所謂鞠躬君子哉二公不同調而顧相濟若此今世士好修者多喜人修謹無玷缺而不知思濟艱難非得如平仲者不可掄才者多取揮霍魁磊者流謂彼堆堆者不足與成務而不知如仁叟之能推是又善用平仲者也夫薑桂參苓殊味同劑相佐使也用人者亦若是矣

王文正公旦字子明前兵部侍郎祐子也初太祖嘗遣祐按事謂還時與王溥官職祐不狥太祖意竟不大用祐謂人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盖公幼即沉默好學有文故期之如此○時錢若水有智鑒嘗謂同列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才非吾所及真宗時若水罷樞務即薦公于上上曰此朕心所屬也○會二邊罷兵帝欲無事治天下公謂宋與三世祖宗之法具在務行

故事慎所變更帝久益信之○公嘗薦李
及代曹瑋守秦州衆議及雖謹厚非邊才
公不荅後人復有稱及才者公曰吾用及
非為此也以瑋在秦州久羌人讋服邊境
之事瑋處之已盡宜矣使他人往矜其聰
明多所變置敗成績矣以及謹厚能守成
規故爾後張詠自成都召還公議以任中
正代之亦此意也○先是張旻被旨選兵
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為變上召二府議之

公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
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
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兵亂遂止帝稱其
善處大事云○張士遜為諭德見公稱太
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士
遜慙謝○陳彭年任翰林時日求對呈科
場條貫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
隔絶天下進士陳惶懼而退一日向敏中
同在中書陳再來公不見令見向旣而向

出陳所留文字公瞑目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公曰不過與建符瑞圖進耳○諫議大夫張師德兩及公門不得見因向敏中問告之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又當何如也○寇準數短公于上公故嘗稱準上以詰公公曰理固當然臣在位久政事闕失多準不為隱益見忠直此臣

所以重準也帝愈賢公○公在中書時準爲密院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即上聞公被責堂吏皆見罰尋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公公令送還密院準大慙服○準罷樞密使託人求為使相公驚曰使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憾之已而除準如所請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言公所以薦者準愧嘆以為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造

山𥜥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晩衣黃道服簪
花為人所奏帝怒謂公曰寇準每事欲效
朕可乎公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騃耶
上意乃觧○帝甞欲相欽若公以公議不
協諫止尋欽若與僚忿爭帝怒命付獄公
又為觧之蓋全待臣體也○公相時賔客
滿堂無人敢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
數召與語詢訪四方利害或使疏其言而
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及薦之人無

知者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
知朝士多公所薦云○薛奎為江淮發運
使辭公公無他語但曰東南民力竭矣張
士遜為江西轉運使求教公曰朝廷榷利
至矣○公與弟旭相友悌任以家事一無
所問務以儉約率厲子弟兄子睦欲舉進
士公曰吾甞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
進耶○公壻蘇耆先舉進士及唱第格在
諸科陳堯叟為帝具言之帝顧問公公却

立不對堯叟謂公曰公一言則者及第矣公笑曰旦為宰相自薦親屬可乎堯叟愧謝○有貨玉帶者弟以為甚佳呈公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平生所服止於賜帶云

耿生曰文正不市恩不喜發人過懇懇奬恬退黜奔競抑浮華尚質實所謂深中隱厚長者耶宋家一代渾朴之風多公培養之力焉

王文正公曾字孝先青州發解廷試皆第一楊億見其賦嘆曰王佐器也或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曰某平生之志不在温飽○公初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尋遷翰林時楊公好詼諧僚友俱為狎侮至公則曰不敢奉戲李翰林昌武尤所嘆服曰若王舍人不可得而親踈者也○公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勸上

推而勿居上以是眷用公有詔以公為會靈觀使公不受帝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自異耶公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從忠謂義陛下不知臣篤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王旦聞之曰孝先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顧予不及見爾或請其故曰昨讓觀使雖怫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慴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以是知其偉度矣○章聖不豫事皆决於皇后太子

雖聽事資善堂不得與也中外以為憂錢惟演時以太后姻戚交通宮掖公寄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感悟因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章聖上仙遺詔以皇后輔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公執議不可遂不敢去○太子即位是為仁宗時帝年十三矣群臣議太后

臨朝儀公請如東漢故事是時内侍雷允恭恃勢專恣而丁謂附之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公正色立朝時倚為重尋因山陵事計去謂并誅允恭公論快焉○公勸帝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元勸講崇政殿又嘗詮録古先聖賢事迹凡六十事繪圖以獻上嘉納之降詔褒美○公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悪佞倖帝問公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公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范仲淹雖晏殊所薦實出公意嘗問公曰明揚仕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公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嘆服其言○又嘗語人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韓魏公嘗言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為榮其

為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頗見章疏
甚好只如此可矣向来如高若訥輩多是
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
事爾

耿生曰避事者固僨事喜事者尤僨事
余嘗誦韓公所稱王沂公語而日惕乎
其中也夫以希文之賢猶曰未免近名
吾儕勝冑中當重實洗剔矣苟非純意
為國一經沂公品題謂何哉又韓公常
言安石非相器或問之曰見荅楊忱書
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云吁即
兩公所取與所不取其心可仰思於百
世上矣

呂許公夷簡字坦夫初為潁州推官真宗以
蒙正薦累擢知開封府嚴辯有聲帝識其
姓名於屏風将大任之不果而崩仁宗立
太后知真宗眷注遂擢居政府○明道元
年李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

公請宜從厚太后悟又謂内都知羅崇勲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言也太后從之已而太后崩仁宗始自知為李宸妃所生親詣洪福寺告易梓宮見后玉色如生又冠服皆如皇后上始安焉○公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辯佞壬絶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語甚切○郭后廢時太后服未除公即勸仁宗立曹后范仲淹進曰又

教陛下作一不美事何也他日公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於昏矣不立后無以正之公每事有深意多此類也○時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議者請城洛陽公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益景德之役非乗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上服藥久不視

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公聞命移刻方赴
召比至中使數輩促之公愈緩轡既見上
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
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
召近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
為得輔臣體○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
議者以宦者監軍之過既誅黃得和遂請
盡罷諸帥監軍上以問公公曰不必罷但
擇謹厚者為之上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
宰相不得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
詔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上從之
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由是士
大夫咸嘉公之有謀也公善斷大事動有
操術每如此○子公著相哲宗尤賢見
後

耿生曰夫夷簡雖有崖谷多疵纇要非
齷齪不任事者天聖明道間倚公力多
矣聖功謂有宰相才誠才哉君子多過

其擯仲淹諸賢與附廢郭后議此誠無以解於人人乃即公後能奬拔仲淹頓忘舊郤此在庸常人亦難矣至於附帝廢后事此猶有說未可與滯域中之見者道也

附辯夫以臣子視郭后后固天下毋由仁宗視之郭后婦道也亦臣道也忿争至批上頸顧可貰歟余詳仁宗於后方寵盛非緣愛弛考后終始蓋寵警敏人也此一容忍非堅氷之漸乎武韋可鑒矣仁宗故仁柔主此其剛克處也而謂為盛德累非矣夫一介士尚可以叱狗蒸梨故出其妻而况天子邪時論者謂許公不當順又出册如爾則伯魚子思有遺議矣仁宗謂公獨忘身狥國大夫自所試也史中多摘公假或亦以此故而蔽罪之與公此等處亦鄰向人陳道夸

杜祁公衍字世昌初知乾州有惠政安撫使察其治行槩權知鳳翔府行間二郡之民相争公於境焉○繼在吏部視銓事究心銓法格式科條有定吏行文書而已不得為奸○及為相多知本朝故實善决大事○慶曆初上厭兵久民疲亟用富韓范三公三公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權倖滋不

忱獨公與相左右焉○初范仲淹以與元
昊通書故宋庠在上前言欲重罪之公曰
仲淹之志出于忠欲為朝廷招叛耳何可
深罪爭之甚力乃止貶一官○公尤抑僥
倖凡內降與恩澤者率寑格不行積詔旨
至十數輒還納帝前帝詔歐陽修曰外人
知杜衍封還內降耶有求於朕以衍不可
告之而止者猶多也帝又謂公曰朕宮中
人求恩澤不得已降旨者但止勿行公降

拜賀陛下為宗廟社稷發此盛德語即命
史官書之韓公聞之曰杜公可謂能釘鉸
上詔矣○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廷議
俱欲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公獨曰中國
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
且三嘏為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
若此尚足與謀國乎乃還三嘏○公常語
門生今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不恕某
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

租所得均給之或量繼以公帑咸使自足如此復侵擾真貪吏於義可責矣〇又曰某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絶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即有一善一長可録者亦不忍蔽也〇又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〇韓稚圭曰祁公虚心而樂與人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間始某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将来押字某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已為是賢於人遠矣

耿生曰吾聞之羅仲素曰惟大為能有容故舜曰大舜禹曰大禹者明乎此而已矣即稚圭稱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

於已為是其亦舜禹之徒哉詩云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文潞公彦博字寛夫初呂夷簡聞公名求見
之一見嘆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
遂自殿中侍御史委漕使尋遷待制○慶
曆七年貝州王則亂公為宣撫使既平之
還入相尋以唐介劾張堯佐因及公出知
許州○至和二年公復相與富弼同命制
下士大夫相慶焉會帝有疾公入禁中呼

内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公
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
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減必以告不
爾當行軍法又率劉沆及富公假啓醮大
慶殿因留宿殿廬以備非常志聰曰無故
事公曰此豈論故事時耶○時有禁卒誣
都虞候為亂開封尹夜叩宮中上變公詗
知虞候無他不使入明旦令劉沆判狀斬
禁卒後沆搆公擅斬告反者竟以判狀得

自明○初富弼用朝士策穿六漯渠賈昌
朝素悪弼陰約内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
人抗言上體不安皆坐渠故後數日又教
之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公預得其事状徐
詔二人詰之曰汝何得輙干預國家大事
罪當族二人懼公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
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状示
同列同列皆憤怒曰何不斬之公曰斬之
則事彰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時國儲

未建公請於帝許之會疾瘳而止尋又言
之後以告老去及英宗立起公為樞密使
帝嘗推建立功公竦然曰此先帝意皇太
后恊賛之力琦等受顧命臣無預焉○上
以公宗臣詔位陳升之上公曰國家樞密
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
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所為以紊朝著
固辭乃止○神宗朝富弼薦公代已不省
時王安石多變舊章公上言曰朝廷行事

務合人心宜兼採衆論以靜重為先祖宗之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耳夫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清議不容况堂堂大國而皇皇求利乎不報因力求去○哲宗朝司馬光言公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詔公復相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伊川為崇政殿說書時公年九十矣伊川每侍講自處尊嚴公對上恭甚會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令公少休公謝不去或

如此○公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立朝端重公忠直諒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先是許州被召時即上言唐介前所言多中臣病介未召臣不敢行於是介得判潭州尋至大用與介遂為知己介子義問出入公門下後薦為集賢殿脩撰帥湖南

耿生曰按公嘉祐中宿衛禁中事其慮周矣至如遇唐子方之戇而卒相六且奨拔之又及其子豈不尤曠然古大臣之德度哉他勿論矣

本朝李文達稱賢相矣而不能容一羅殿撰或以潞公為諷則曰吾不能矯情如此噫使公而誠矯也吾猶以為不可及也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懽戚不以動其心而慨然有志

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晏殊知應天府聞公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将帥凡萬餘言尋以殊薦為館職會冬至立仗禮官欲媚章獻后定議請天子率百官獻壽於庭公奏不可殊大懼召公責怒之以為狂公正色抗言曰共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也殊慙謝○為右司諫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公倡之○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公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公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貸且條上救弊十事取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戒抑奢侈○時執政者進用多不次間有情比公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

又請營洛陽欲漸廣儲蓄繕宮室以備不虞而執政者以為迂闊公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任賢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政忤執政落職知饒州○尋遷知延州至則大閱州兵分將領之訓練調遣有法敵人聞之相戒曰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可欺也又大興營田聽民互市招還流亡於是羌漢相踵歸業○公為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寇亦不敢輒犯其境與韓公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横山之地軍中稱韓范馬西夏和召公與韓公同為樞密副使時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尋歐陽脩等復言公有相才遂改參知政事公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帝不許帝方鋭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給以筆札俾條陳所欲為者公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

官均公田厚農桑脩武備推恩信重命令
減徭役上悉采用之○公在政府嘗取班
簿視監司不才者輒一筆勾之富弼曰六
丈只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
何如一路哭耶○時刼盗張海横行數路
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具牛酒
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朝
廷大怒富弼等咸欲誅仲約以正法公為
爭於上前得免死弼卒疑之公寄告曰祖
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柰何欲
輕壞之萬一令人主手滑可若何弼後遇
危疑比夜徬徨始嘆曰范六丈聖人也○
公嘗與夷簡論人物夷簡曰吾未見人有
節行者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
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
徒皆公所陶成者張方平及富公皆公所
賞許方未第即以卿輔期之時張載年十

八慨然以功名自許公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卒為大儒見狄青器度深遠以左氏春秋授之青卒為名将云○嘗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已師者雖朋友亦不可辟盖謂我敬之為師則心懐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公在杭州子弟以其有退志請於洛陽樹地治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在蘇州卜築南園地将居焉堪輿家謂必踵生公卿遂立為郡學曰吾家已貴孰若與吳丁士共哉○賈黯以狀元及第請教公惟告以不欺二字黯後語人曰吾得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俱以賢稱嘗自謂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

静純粹得其畧云○純仁字堯夫後謚忠
宣少時文正公遣到姑蘇取麥五百斛見
石曼卿三喪未舉留滞丹陽公即以所載
麥舟付之单騎竟去至家文正曰東吳見
故舊否公道曼卿事曰何不以麥舟與之
公曰已付之矣○初議濮王典禮公言陛
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
之主異宜當如王珪議不聽還告勑家居
尋詔起就職仍請出判安州○及知諫院

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尅財利民心
不寧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因作尚書解以
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也
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富
弼稱疾家居公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身任
天下之重而恤己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
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願示以此章使之
自省○因行均輸法公言安石欲求近功
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

孟軻請罷安石而還言者不聽求改去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公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哲宗初召公同知樞密時司馬光為政將盡改新法公曰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光不從持之益堅公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公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在相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章惇蔡確鄧綰皆欲中公者至是得罪公悉為申請得從末減焉○學士蘇軾以發策問為言者所攻韓維無名罷外補公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之又慮朋黨將熾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以進○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吕大防一心公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

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蘇軾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公力為申救轍平日與公多異至是服謝曰公佛地立中人也○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所自或曰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門下公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令知出我耶○公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之不盡○其遺表中云盖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云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耿生曰文正以天下為已任而忠宣亦拳拳然計安社稷可謂世篤忠貞者矣

然文正矯勵尚風節而忠宣夷易寬簡
每依忠厚此其父子間可自相師友者
耶

韓忠獻公琦字稚圭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
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通判淄
州入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
職公獨滯筦庫衆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
○在諫院遇事敢言切而不迂每以明得
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奸為急前後七十
餘疏朝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
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詔同較定
鍾律公曰不若窮作樂之源使政令平簡
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可也
於是太常仍用和峴所定○益利歲饑為
體量安撫使活饑民百九十萬○趙元昊
反為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公與范
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
倚以為重○慶曆二年召公為樞密使自

請捍邊至五表不聽既至與范富同事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甚相善又常與范公議西事不合范公拂衣去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藹面范公意亦觧嘗言我時三人如推車子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尋詔宣撫陝西公條七事又陳時弊八事又陳四策○公務容小人善悪黒白不大分故忌之者亦少後朋黨議起諸公斥逐獨公安

焉○會富弼罷公奏留不報懇求補外罷知楊州○嘉祐中公入相時仁宗春秋高既連失三王嘗不豫中外惴恐臣下爭以根本為言積五六歳卒回帝意策立英宗公之力也門人賔客或語及定策事輙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為天下計皇太后内助之力某何與焉○英宗初以驚疑得疾遇貂璫尤少恩左右胥不悦遂搆兩宮成嫌隙内外洶懼太后每對近臣嗚咽具道所

以公從容調解尋以危言動之太后感悟他日文因獨見上上言及公因稱引舜之所為大孝亟勸上承順帝亦感悟兩宮調和至是帝疾漸平公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尋委曲勸太后還政太后允即日撤簾○內侍任守忠交搆反覆帝未即誅也公一日取空頭勑令參政歐陽脩趙槩僉書已而召守忠立庭下責之遂謫蘄州取空頭勑填與之即日押行公意

以為積緩則中變也○帝即政公以其智勇不世出可與有為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沓編成十餘軸皆經國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伐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帝一見之不覺避御座時謂公有不言教萬乘○臺諫官以濮議攻歐陽脩不已諸官莫不避匿自辭公獨謂人曰此事中書皆共議何可獨罪永叔士夫服其平直忠諒不推謗與人○後英宗疾公入侍起居

因言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於是立潁王是為神宗○神宗立公以不押班事求去益力帝泣謂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公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公在陝以青苗法不便上疏極言之帝袖其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利民不意害民如此安石稱疾不出帝將罷其法會安石復出持之益堅公申辯愈切不報

○遼使来言疆事詔公等條奏以聞公言彼見形生疑故先發制人之說宜遣使報聘暫釋其所疑益脩内治使天下悦服邉備日充若果叛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矣○公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於色時朝廷多故公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恐家無處所公嘆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

不為哉○公為相日曾公亮為亜相趙槩
歐陽脩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
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
至大事則自决之人以為得相體○或謂
公之德業無媿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
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文
章孰大於是○公平日奬進人才極慱至
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
短而用之為大濫其實胷中不啻黒白論

特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
可當四面入麄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
當一面才也公平日謂成事在膽未嘗以
膽許人意若自許也論近世宰相獨許裴
度本朝惟師服王曾或問司馬光呂公著
大用當如何曰才偏規模小○吳璟素以
堅挺節槩稱公亦許之及推幕府公曰此
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不中節當以此
敗卒如其言○公駐延安時忽有人夜携

匕首至卧內遽搴帷帳公起坐問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盖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公就枕曰携予首去其人不忍遂取帶而出卒不治其事○公甞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公甞言人保晩節難尤宜自立其味重陽詩曰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晩節香云○公雖元勛盛德古今莫及而聞一小善則曰某不及也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尤以奬拔人才為急倘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其所建請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又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子彦忠建中初為相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忠直敢言世濟其美焉

耿生曰先儒論宋朝人物第一或曰范或曰韓余綜其實猶韓哉君子謂公如

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纖細
畜洩雲雨藏匿寶恠皆其自然誠善喩
云又曰世稱賢相者好士奬拔人材是
矣昔王太尉旦進用朝士即知其賢故
猶遲之曰使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前
途坦然也王沂公嘗亟稱是語遵行之
蘇長公制科中程後英宗愛其才即欲
授知制誥韓公曰子瞻誠遠器須培養
之如此恐累之也止授直史館其長育
成就又若此視徒奬拔而已者意則遠
矣

富文忠公弼字彦國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
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
殊殊妻以女○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請
罷宴徹樂因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
除越職言事禁○時契丹重兵臨境上遣
使求割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
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公公即入對叩頭曰

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既至契丹求割地公萬方却之秪增歲幣又與爭獻納二字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爾○除樞密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復拜樞密副使公又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脩政以誥納上前帝使宰相諭之

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乃受命○時帝以平治責成宰輔命公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公上當時之務十餘條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而小人始不悅矣○公因契丹伐夏遂請行邊尋罷韓琦上疏曰富弼之出所損甚大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頃使強虜忘身立事古人所難陛下兩命樞密辭避不受逮抑

令赴不顧毁譽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耳疏入不報○公知青州河朔大水民就流食公立法簡便周盡凡活五十餘萬人天下傳以為式公使廣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活饑民則每自言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曰此臣職也不受○至和二年召與文彦博復相士大夫相慶於朝帝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

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脩頓首賀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尋以母憂去位帝虛位五起之卒不從命○熙寧初公入覲帝從容訪以治道公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明年公再相帝問所先公曰阜安宇內為先○

時有為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者公聞而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正臣無所施其力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辯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云○久旱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奸佞近忠良帝手詔褒答之○疾請老帝問所代公薦文彥博帝默然頃之問安石何如公亦默然臨薨封遺奏上之末曰臣今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辯帝覽奏震悼○公嘗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已○公平生所薦甚衆如王質王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之流尤有聞

于世〇宰相自唐以来謂之禮絶百寮公
為相雖微官及布衣皆與之抗禮引坐語
自是羣公效之折節自公始云
耿生曰吾觀公初為諫官與使虜時蓋
忼慨磊砢人也及再為相乃其作用乂
別守典故行故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
於其間若亦有所見矣其言曰守口如
瓶防意如城此其所從入也非耶
附録或問富鄭公與堯夫極相信寓洛時特買園居之又即擊壤集中唱和蓋可知已及鄭公復相更未薦引堯夫何也余曰鄭公信堯夫之學為相時見諸施用而不強堯夫以官此鄭公之所以善用堯夫也堯夫第愬愬以學淵蓋諸名公而不必身為之此堯夫之學所以為經世而或以為閑散道人者未觀其深矣近世丘瓊山議白沙先生固過甚而白沙先生之所以處諸公者余亦竊疑有未盡也顧後學未敢輕議云
歐陽文忠公脩字永叔初為館閣校勘會范
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高若訥獨以
為當黜脩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
羞恥事坐貶及仲淹使陜西辟掌書記公

咲而辭曰昔者之舉豈為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尋起知諫院公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公數為分別言之時朋黨之議漸起公為朋黨論以進公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讐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杜范韓富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曰弼等天下皆知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顓權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公知貢舉所取率以近古為貴文體自是始變○權知開封府先包拯為治以嚴肅著聲公代之以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拯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任

吾所長耳○仁宗儲嗣未定公因水災力言之其後議立英宗實自公始○英宗以疾未親政太后臨朝左右交搆成嫌隙韓琦以帝疾為觧太后猶未釋公進曰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觧因再三言之彌縫其間卒復明辟○在政府與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樞密使闕人公當次補琦等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覽之謂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大服而止○或謂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吾非以縱為寬以畧為簡也所謂寬者不為苛急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識者以為知言○公累乞致仕門下生或止之公曰吾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蚤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其他言論具六

一集中

耿生曰吾觀蘇子瞻常推公比唐韓愈氏信非阿所好云即狀其般般取善一念庶所謂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者耶其曰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則長公之所感深矣百世而下令人有餘慕焉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初以曾公亮薦為殿中侍御史弾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公時論陳執中不學無術及王拱辰王德用李淑皆為論去而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歐陽脩賈黯等因復求補外公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黯由是得留一時名士賴以安焉〇尋知虔州御之以嚴

而不苟繼知成都以寬為治及還帝欲賴其敢言止受知諫院入謝帝曰聞卿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及入相王安石用事公屢斥其不便會安石稱疾帝將改其法而公欲俟安石出改之安石出持初議益堅公大悔上疏言安石強辯自用違衆罔民順非文過因懇求去位焉○公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慍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施德惸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其為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要之惠和為本韓稚圭稱公真世人標表云

耿生曰吾聞濂溪在合陽時或譖之公公臨之甚威至後公守虔州而濂溪復為州倅熟識所為乃執其手嘆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于朝論之于士大夫終其身夫百世之下聞公

之風者即頑可廉乃左右猶有讒人者
可怪也想濂溪之光霽覿之者當鄙吝
自消矣而不免蒙讒尤可怪也使公卒
不與濂溪同寮冞疑将終不釋也乎孔
子曰浸潤之譖不行焉誠難哉誠難哉
司馬文正公光字君實生七歲凜然如成人
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見其卧齋中忽蹶
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乆率以為常竟莫
識其意范祖禹嘗問之荅曰吾時忽念天
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可不敬耶○
初仁宗國嗣未立公在并州巳三上書及
知諫院復言之帝曰此忠臣之言但人不
敢及耳復以三劄子上殿一論君德曰仁
明武二論御臣曰任官信賞必罰三論揀
軍曰養兵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
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其說甚備
上亦納之○公復上疏言建儲事益懇切
帝感動送中書公退見韓琦復急切言之

卒立宗實為太子是為英宗○英宗立太
后同聽政公疏曰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
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
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則天下服又請放
宮女凡三百二十五人○時大水公應詔
上疏極言大旨欲上承順太皇太后以協
人心進賢去不肖以副人望重臺諫以防
壅蔽云○神宗即位擢為翰林學士公力
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

學惟董揚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以不
能四六對不許乃就職○尋拜御史中丞
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
三曰官人信賞必罰且曰臣獲事三朝皆
以此六事獻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
河朔旱公謂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因與
安石辯言理財公言天地所生財貨百物
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
加賦○時以呂惠卿為說書公言惠卿險

邪非佳士王安石負謗中外皆彼所為也
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美才公曰江充李
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王安
石得政行新法公遂疏其利害會邇英進
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
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
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
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
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

變也又與呂惠卿數難對上前吳申獨贊
之曰光之言可為至論○帝欲大用公安
石沮之及安石稱疾以公為樞密副使公
辭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補
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是以天官私非
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
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罷
諸不便民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七
上收還誥勑○尋上疏言臣才最出羣臣

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
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乞
同鎮致仕居洛絶口不論事會求言詔下
公讀之感泣欲嘿不忍復陳六事時洛下
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
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公入臨衛士望
見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
道聚觀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畱相天子
活百姓公懼亟還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

先公謂開言路詔榜朝堂○尋起公為門
下侍郎公首言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
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
改之當如救焚拯溺遂罷諸法皆復舊或
謂公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
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公正色曰天若祚
宋必無此事○及公為相遼人聞之勑其
邊吏等曰中國相司馬矣愼無生事開邊
隙○公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狥社稷躬

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公曰死生由命也為之益力及病折簡與公著以國事託之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

耿生曰語謂忠信可行於蠻貊若君實者非乎雖其元祐改紘亦稍涉于吹虀矣顧老臣謀國如救頭然他何暇慮耶嗚呼忠矣吾又聞公平生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與王介甫同故初雅相善及論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云

呂正獻公公著字晦叔前相許公夷簡子也幼嗜學至忘寢食許公奇之與歐陽脩為友脩嘗薦其文學行誼宜在左右○仁宗時侍經筵因進講言悖逆之事臣子所不

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耳上然之○神宗初御經筵講尚書至天錫王勇知因言聖人之德湏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為盡善盖慮上之黷武也○司馬光以論事罷公言光以舉職賜罷是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上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王安石素重公常云公有元凱之賢薦為御史中丞公勸上去偏聽獨任之弊復言條例不便安石怨傾之尋彗星見公應詔上疏曰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此任事之人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盖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至不肖其於人才既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矣陛下獨不察之乎安石惡

其深切除知潁州○元豐初召公為使相
初公自河陽入覲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
還朝百姓之幸也既受命武夫衛卒皆歡
忭咨嗟光獻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
門也司馬光遺書友人勸其就職○公既
就職因奏自熈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
人良士例為小人所沮格此非國家之利
願加省察上然之○上嘗留公論治道遂
及釋老虛寂之旨公問曰堯舜知此道乎
上曰堯舜豈不知公曰堯舜雖知此而常
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上默然
又因論漢高漢武俱因事規切及論唐太
宗公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其能屈
已從諫耳上竦然納之又上疏言近日數
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唯陛下崇起忠厚
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矣上嘉納之○哲宗立公自揚州被召上
言人君即位之始當正始以正天下脩德

以安百姓脩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
于光明日新又新以至於大治者學之力
也臣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一
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脩身四曰講學五
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去奢九
曰省刑十曰無逸公既居政府與司馬光
同心輔政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
一一舉行之民讙呼鼓舞稱便矣光薨公
獨當國除吏皆極一時之選○帝常出所

書唐人詩分賜近臣公乃集所講書要語
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意
翰墨之助公嘗薦處士常秩秩後稍變節
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
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公矍然謝
之○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
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
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凈盖天稟然
其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

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常書古人詩于屏
有云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
云○子希哲希純俱顯希哲從二程夫子
遊其學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孫
好問曾孫本中四世孫祖謙祖儉俱以儒
行名于世人稱其家為中原文獻之傳云
耿生曰史稱宋興以來大臣以三公平
章軍國者四人而公父子居其二時論
榮之吾觀許公之才亦卓犖顧多任智

數武致喙焉乃申公則粹然矣孔子稱
子賤謂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申公誠
賢顧取益於洛下諸儒者亦武不少也
公始薦明道為御史後薦伊川為崇政
說書即所敦崇若此其所存可知已
總論耿生曰世君子談道者類高韓范
富諸名公之品而惜其未知學云以愚
臆見殊不然宋之名相似多知學顧其
得有淺深高下其功業亦以是為差矣

夫君實以誠為盡心行巳之要且曰自
不妄語始蓋所謂主忠信者也顏其悟
處未徹耳堯夫謂其人巳到九分誠不
虛晦叔之學以治心養性為本歐陽子
稱其清净寡欲有古君子風所養可知
也是無論巳即呂聖功之清净李大初
之冲雅王孝先之沉毅其學所入雖不
同固各有所自得非鹵鹵莽莽直任性
資傍名誼為者也范希文筮仕初若尚

矯厲未融然即能識孫明復于貧窶時
文識張子厚於儻蕩時可謂具隻眼矣
且中庸篇時尚未經諸儒表章而公即
以此授子厚非自有所見然耶富彥國
初伉直不撓其英氣如出礦之金乃晩
年酷嗜内典深究性命之旨所謂禮失
求野者歟觀其入相時言論注措所得
非淺淺者矣若韓稚圭余詳其行事想
見其人即頑執鞭猶恐其不我欲也嘗

玩其喜雨詩云須吏慰滿三農望却斂神功寂若無其於學也深乎深乎世儒竟未有以知道歸公者豈公唯以身發揮不效世儒騰口吻耶就歐陽永叔世都目為文章家子讀其文非苟作者似亦有所見矣

碩輔寶鑑要覽卷之四終